

板橋集



紫瓊崖道人慎郡王題詞

高人妙義不求解，充腸朽腐同魚蟹。此情今古誰復知？疏鑿混沌驚真宰。振枯伐萌陳厥粗，浸淫漁畋無不無。按拍遙傳月殿曲，走盤亂瀉蛟宮珠。十載相知皆道路，夜深把卷吟穗屋。明眸不識烏雌雄，妄與盲人辨烏鶴。

前刻詩序

余詩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習氣，二三知己屢詬病之。好事者又促余付梓。自度後來亦未必能進，姑從諛而背直，慚愧汗下，如何可言？板橋自題。

後刻詩序

古人以文章經世，吾輩所爲，風月花酒而已！逐光景，慕顏色，

嗟困窮，傷老大，雖剝形去皮，搜精抉髓，不過一墜壇詞客爾，何與於社稷生民之計，三百篇之旨哉！屢欲燒去平生吟弄，不忍棄之；况一行作吏，此事又束之高閣。姑更定前稿，復刻數十首以後。此後更不作矣！板橋又題。

板橋詩刻止於此矣。死後如有託名翻板，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改竄爛入，吾必爲厲鬼以擊其腦！

家書序

板橋詩文，最不喜求人作敘：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爲可恥；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譏帶訕，遭其荼毒而無可如何：總不如不叙爲得也。幾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處，大家看看；如無好處，糊窗糊壁，覆瓿覆盜而已，何以叙爲？

歐雙自題。乾隆己巳。

板橋集目錄

詩鈔三百三十九首

詞鈔七十七首

道情十首

題畫六十五則

家書一十六通

板橋集

目錄

板橋集

興化 板橋鄭燮著

詩鈔

鉅鹿之戰

懷王入關自封，楚人太拙秦人虎。殺人八萬取漢中，江邊鬼哭酸風雨。項羽提戈來救趙，暴雷驚電連天掃。臣報君讎子報父，殺盡秦兵如殺草。戰酣氣盛聲喧呼，諸侯壁上驚魂遁。項王何為必天子？只此快戰千古無。千姦萬黠藏兇戾，曹操朱溫盡稱帝。何似英雄駿馬與美人，烏江通者皆流涕。

種菜歌（爲魯公廷齡作）

有明萬曆天啓間，時事壞爛生兇頑；
 羣賢就戮九千歲，宮中不復尊龍顏，
 烈皇帝起震而怒，練帛一條殘凶孺。天荒氣敗不可回，龜鼎潛移九廟仆。蒼谷光生開平嗣，屢疏交章稱天意；提將白刃守宮門，散盡黃金酬死事。都城陷沒走南邦，惡孽桐城馬貴陽。新主夜夜酣春夢，戊卒朝朝立曉霜！上方請劍長號睡，忠諫不聞城又破。虎口纔離二黠奸，孤舟欲覆江流大。買田種菜作生涯，淚落春風迸野花；爛尋舊第烏衣巷，怕看鍾山日暮霞。荷

鋤負擔爲僑保，菜蕪糲食隨荒草。時食麥飯季陵前，一聲長哭松楸倒。家有賢媛魏國孫，甘貧茹苦破柴門；燒殘昔日鴛鴦錦，滌盡從前翡翠痕。一畦菜熟一畦種，時時汲水提春甕。玉纜牽斷井邊繩，茅棚壓匾欽梁鳳。幾年瑣噪先生死，舍飯無資乞鄰里。天涯有客獨揮金，棺金盡鬻皆周視。人心不死古今然，欲往金陵問菜田。招魂何處孤臣墓？萬里春風哭杜鵑。

題雙美人圖

珮環搖動湘裙冷，俏風偷入羅衫領。美人相倚借餘溫，細語無聲親素頸？玉指尖纖指何許，似笑姮娥無伴侶；又似天邊笑薄雲，夜寒不得成濃雨。

自遣

嗇彼豐茲信不移，我千困頓已無辭。東狂入世猶嫌放，學拙論文尙厭奇。看月不妨人去盡，對花只恨酒來遲。笑他縑素求書畫，又要先生爛醉時。

山色

山色清晨望，虛無杳靄間。直愁和霧散，多分遣雲攀。流水澹然去，孤舟隨意還。漁家破鏡笠，天肯今之閒。

詩四言

夜殺其人，明坐其家；處分息事，咤衆毋譁。主人不知，託爲腹心；無奸不直，無淺不深。

仁義之言，出于聖口。奸邪竊似，濟欲忘醜。播談忠孝，聲悽淚痛。哈誑賢明，况汝愚衆！

當春不華，蓄意待秋；秋又不實，行將誰尤？昔蔓藏蛇，梧桐囑鳳；象分性別，各以類貢。况汝棘刺，鷓鴣避之；乃思鸞鳳，槁死不知！

求利于地，絲泉稼穡；求利于天，鋤慾植德；求利于物，網罟釣弋；求利于人，面曲背直。有禽其心，有獸其力。詆賢玩愚，寢危臥仄。天亦汝憐，大道不塞。

偶然作

英雄何必讀書史，直據血性爲文章；不仙不佛不賢聖，筆墨之外有主張。從橫議論析時事，如醫療疾進藥方。名士之文深莽蒼，胸羅萬卷雜霸王；用之未必得實效，崇論閎議多慨慷；雕鑄魚鳥逐光景，風情亦足喜且狂。小儒之文何所長？抄經摘史鉅釘強；玩其詞華頗赫爍，尋其義味無蘊芒。弟領其師客談說，居然拔轍登詞場。初驚旣鄙久蕭索，身存氣盛名先亡。鞏碑刻石臨大道，過者不讀倚壞牆。嗚呼文章自古通造化，息心下意毋躁忙！

送友人焦山讀書

焦山須從象山渡，參差上下一江樹。高枝倒挽行雲住，低枝搏擊江濤怒。枯藤盤壑蛇走壁，怪石峻增鬼峽路。日落煙生江霧昏，微茫星火沿江村。忽然飛鏡出東海，萬里一碧開乾坤。夜情山中更淒肅，鶴鶴無聲千樹秀。鄰屋時聞老僧咳，山魘遠在雲端哭。幾年不到大江濱，花枝鳥語春復春。抱書送爾入山去，雙峯覓我題詩處。

海陵劉烈婦歌

烈婦夫武舉，從左良玉陣亡，無後。婦誓奉公姑，待其終年，卽自縊死。州人哀之，得爲劉烈婦云。

鴻雲壓牕燈欲死，少婦停梭拂衣起。夜慘心孤倦欲臥，沙場夢入深閨裏。破甲殘旗裹血痕。手提敗鼓號冤魂；自云轉戰身陷沒，斷骸漂骨黃河奔。倉皇躑躅婦驚覺，羣犬亂吠秋籬根。深夜欲啼啼不得。淚珠迸落羅衾濕。抹去胭脂罷曉粧，翠翹雲鬢無顏色。凶問傳來敗散軍，果然與夢無差分。溫言緒語慰翁媪，幽閨裂破繡羅裙；椎心一哭數斗血，紙錢飄去迴秋雲。柴門寂寞聽鼙鼓，病婦把家門戶瘦；夜夜寒機達曙光，朝朝破井提鴛鴦。十畝荒田歲不收，一園花柳空如繡。翁歿媼歿婦卽歿，宗祀無人妾何立？拚將皓頸委紅羅，要使芳魂覓沙磧。丈夫死國妻死夫，忠義不得轉呼吸。一念徘徊專則敗？包羞泉壤何嗟及？至今噴樹晚悲號，荒河白草秋原高。寒鴉孤棲夜不定，哀鳴向月求其曹。

揚州

畫舫乘春破曉煙，滿城絲管拂榆錢。千家養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種田。雨過隋堤原不濕，風吹紅袖欲登仙。詞人久已傷頭白，酒暖香溫倍悄然。

廿四橋邊草逕荒，新開小港透雷塘；畫樓隱隱煙霞遠，鐵板錚錚樹木涼。文字豈能傳六守？風流原不礙隋皇。量今酌古情何限，願借東風作小狂。

西風又到洗絺樓，衰草連天落日愁。瓦礫數堆樵唱晚，涼雲幾片燕驚秋。繁華一刻人偏戀，嗚咽千年水不流。借問纍纍荒塚畔，幾人耕出玉搔頭？

江上澄鮮秋水新，邗溝幾日雪迷津。千年戰伐百餘次，一歲變更何限人！盡把黃金通顯要，惟餘白眼到清貧。可憐道上饑寒子，昨日華堂臥錦茵！

曉行眞州道中

僮僕飄零不可尋，客途長伴一張琴；五更上馬披風露，曉月隨人出樹林。麥秀帶煙春郭迥，山光隔岸大江深。勞勞天地成何事？撲碎鞭梢爲苦吟。

寄許生雪江三首

詩去將吾意，書來見爾情。三年俄夢寐，數語若平生。雨細窗明火，鶉棲柳暗城。小樓良夜靜，還憶讀書聲。

金紫人間事，縹緗我輩需。閒吟聊免俗，極賤到爲儒。妙墨疑懸漏，雄才欲唾珠。時時盼霄漢，待爾入雲衢。

不捨江干趣，年來臥水村。雲揉山欲活，潮橫雨如奔。稻蟹乘秋熟，豚蹄佐酒渾。野人歡笑罷，買棹會相會。

贈石道士

樓殿玲瓏草木閒。洞簫吹徹碧雲間。歌成莫擬無投贈，新洗羊脂白玉環。

閒居

嬾慢從來應接疎，閉門掃地足閒居。荆妻拭硯磨新墨，弱女持牋索楷書。柿葉微霜千點赤，紗厨斜日半窗虛。江南大好秋蔬菜，紫笋紅薑煮鱖魚。

宗子相墓

寥落百花洲，老屋破還在；遠水如帶環，東風吹野菜。

七歌

鄭生三十無一營，學書學劍皆不成。市樓飲酒拉年少，終日擊鼓吹竽笙。今年父歿遺書賣，剩卷殘編看不快。爨下荒涼告絕薪，門前劍啄來催債。嗚呼！一歌兮歌倡側，皇遽讀書讀不得。

我生三歲我母無，叮嚀難割襁中孤。登牀索乳抱母臥，不知母歿還相呼！兒昔夜啼啼不已，阿母扶病隨啼起；婉轉喚撫兒熟眠，燈昏母咳寒窗裏。嗚呼！二歌兮夜欲半，鴉棲不穩庭槐斷

無端涕泗橫闌干，思我後母心悲酸。十載持家足辛苦，使我不復憂饑寒。時缺一升半升米，兒怒飯少相觸抵；伏地啼呼面垢污，母取衣衫爲湔洗。嗚呼！三歌兮歌徬徨，北風獵獵吹我裳。

有叔有叔偏愛姪，護短論長潛覆篋。倦書遙藥無事無，藏懷負背趨而逸。布衾單薄如空縲，敗絮零星兼臥惡。縱橫洩溺漫不省，就濕移乾叔夜醒。嗚呼！四歌兮風蕭蕭，一天寒雨聞雞號。

幾年落拓向江海，謀事十事九事殆。長嘯一聲沽酒樓，背人獨自問冥宰。枯蓬吹斷久無根，鄉心未盡思田園。千里還家到反怯，入門忸怩妻無言。嗚呼！五歌兮頭髮豎，丈夫意氣閨房沮。

我生二女復一兒，寒無絮絡饑無糜。啼號觸怒事鞭扑，心憐手軟翻成悲。蕭蕭夜雨盈階圯，空床破帳寒秋水，清晨那得餅餌持！誘以貪眠罷早起。嗚呼！眼前兒女兮休呼爺，六歌未闕思離家。

稱園先生是吾師，竹樓桐峯文字奇；十載鄉園共遊憩，壯心磊落無不爲。二子辭家弄筆墨，片語千人氣先塞。先生貧病老無兒，閉門僵臥桐陰北。嗚呼！七歌兮浩縱橫，青天萬古終無情。

（稱園先生，陸震；竹樓，王國棟，桐峯，顧子觀。）

哭特兒五首

天荒食粥竟爲長，慚對吾兒泪數行；今日一匙澆汝飯，可能呼起更重嘗；
歪角鬚兒好戴花，也隨諸姊耍盤鴉；於今寶鏡無顏色，一任朝光滿碧紗！
墳草青青白水寒，孤魂小膽怯風湍。荒塗野鬼銖求慣，爲訴家貧楮綴難。
可有森嚴十地開，兒魂一去幾時回？啼號莫倚嬌憐態，邏剎非而父母來。
蠟燭燒殘尙有灰，紙錢飄去作塵埃。浮圖似有三生說，未了前因好再來。

邨塾示諸徒

蠶蓬幾載困青氈，忽忽邨居又一年。得句喜撚花葉寫，看書倦當枕頭眠。蕭騷易惹途恨，放蕩深慚學俸錢。欲買扁舟從釣叟，一竿春雨一簑煙。

淮陰邊壽民葦間書屋

邊生結屋類蝸殼，忽開一窗洞寥廓。數枝蘆荻撐煙霜，一水明霞靜樓閣。夜寒星斗

微茫，西風入牖搖燭光。隔岸微聞犬吠，幾燃吟髭更漏長。

項羽

已破章邯勢莫當，八千子弟赴咸陽；新安何苦坑秦卒？壩上焉能殺漢王！玉帳深宵悲駿馬，楚歌四面促紅粧。烏江水冷秋風急，寂寞野花開戰場。

鄴城

劃破寒雲漳水流，殘星畫角動譙樓。孤城旭日牛羊出，萬里新霜草木秋。銅雀荒涼遺瓦在，西陵風雨石人愁。分香一夕雄心盡，碑版仍題漢微侯。

銅雀臺

銅雀臺，十丈起，掛秋星，壓寒水。漳河之流去不已，曹氏風流亦可喜。西陵松柏是新栽，松下美人皆舊妓。當年供奉本無情，死後安能強哭聲？繡幃八尺催歌舞，嬾慢盤鴉鬢不成。若教賣履分香後，盡放民間作佳偶。他日都梁自檢燒，回首君恩淚霑袖。

泚水

泚水清且淺，沙礫明可數。漾漾浮輕波，悠悠匯遠浦。千山倒空青，亂石兀崖堵。我來恣游泳，浩歌懷往古。偏側井陘道，卒列不成伍。背水造奇謀，赤幟立趙土。韓信購左車，張耳陋肺腑。何不赦陳餘，與之歸漢主？

易水

子房既有椎，漸離亦有筑，荆卿利匕首，三人徒碌碌。世濁無鳳麟，運否縱蛇虺。雷霆避其威，人謀焉得速？蕭蕭易水寒，悄悄燕丹哭。事急履虎尾，債轄節敗輻。酒酣市上情，一往不可復。

贈襄山無方上人二首

山裏都城北，僧居御苑西。雨晴千嶂碧，雲起萬松低。天樂飄還細，宮莎剪欲齊。蟲人驅豆馬，歷歷俛長隄。

一見空塵俗，相思已十年。補衣仍帶綻，閒話亦深禪。煙雨江南夢，荒寒薊北田。聞來澆菜圃，日日引山泉。

追憶莫愁湖納涼

江上名湖號莫愁，納涼先報楚江秋。風從綠若捎頭響，雲向青山缺處流。尚憶羅襟結竹露，何堪清夢隔沙鷗？遙憐新月黃昏後，團扇佳人正樓倚。

送職方員外孫丈歸田（諱兆奎）

先生六月江南去，敵棗秋風亦徑歸。鱸膾先嘗應憶我，蕨薇堪飽莫開扉。故人幾變頭白，後學相看識者稀。淮海文章終自在，任渠披謁絳紗幃。

鶴兒灣畔藕花香，龍舌津邊梗稻黃。小艇霧中看日出，青錢柳下買魚嘗。郵墟古廟紅船立，天末孤雲白帶長。借取漁家新簪笠，一竿煙雨入滄浪。

嶧山

徐州五色土，乃在嶧山下。凸凹見青黃，崩裂墮赤赭。偃蹇十里石，蓄怒臥牛馬。苔斑古銅鑄，黑骨積鐵冶。春然觸穹蒼，千峯構雲廈。曲逕回腸盤，飛泉震雷瀉。古碑斷蟲魚，老屋頽甃瓦。秋河百可竭，寒星摘盈把。悲鳥百羣叫，孤鶴萬年寡。結茅此間住，萬事禁可捨。山中古仙人，或有騎龍者。

山寺

山頂何年寺，寒牆補破雲。古鐘雀巢鈕，斷石薜成文。僧語從教譯，燒香久不焚。迴風吹柿葉，淒響正紛紛。

徐君墓

湛盧夜哭墳頭樹，天神百怪精靈聚。月射芙蓉冷露凝，霜寒鞞琫銀蛇吐。殷殷時呼水底龍，熊熊欲化山頭虎。爲表延陵萬古心，忍負徐君三尺土！世人投贈不及身，百千賻布空爾情。季子抱恨刻心骨，區區掛劍徒虛名。眼前眷戀情難厭，死後相思空寄念。席上摩挲便贈之，一條秋水橫棺殮。

贈博也上人

閉門何處不深山？蝸舍無多八九間。人跡到稀春草綠，燕巢營定畫梁間。黃泥小竈茶烹陸，白雨幽窗字學顏。獨有老僧無一事，水禽沙鳥聽關關。

寄許衡山

江淮韻士許衡州，近日蕭疏似昔不？好事春泥修客竈，多情小盃覆詩闌。食眠消減綠花瘦，鶯燕商量怨水流。我有無題新脫稿，寄君吟向小朱樓。

寄松風上人

豈有千山與萬山，別離何易來何難？一日一日似流水，他鄉故鄉空倚闌！雲補斷橋六月雨，松扶古殿三時寒。笏脯茶油新麥飯，幾時猿鶴來同餐？

喜雨

宵來風雨撼柴扉，早起巡簷點滴稀。一逕煙雲蒸日出，滿船新綠買秧歸。田中水淺天光淨，陌上泥融燕子飛。共說今年秋稼好，碧湖紅稻鯉魚肥。

弘量上人精舍

瑟瑟秋濤湧樹根，西風落葉破柴門。蠻鴉日暮無人管，飛起前村入後邨。
山門夜悄不能呼，冷燭秋船宿葦蒲。殘月半天霜氣重，曉鐘鷄唱滿東湖。

題畫

秋山秋樹秋水，蒼瘦禿落清駛；舊曾遊望依稀，渺渺雁行沙嘴。

悍吏

縣官編丁著圖甲，悍吏入村捉鵝鴨。縣官養老賜帛肉，悍吏沿村括稻穀。豺狼到處無虛過，不斷人喉抉人目。長官好善民已愁，况以不善司民牧！山田苦旱生草菅，水田浪闊聲潺潺。聖主深仁發天庾，悍吏貧勒爲刁奸。索逋淘淘虎而翼，叫呼楚撻無甯刻。村中澁鷄忙作食，前村後村已屏息。嗚呼長吏定不知，知而故縱非人爲！

私刑惡

自魏忠賢榜掠繁賢，淫刑百出，其遺毒猶在人間。胥吏以搜掠取錢，官長或不知也。仁人君子，有至痛焉！

官刑不敵私刑惡，掾吏搏人如豕搏。斬筋抉髓剔毛髮，督盜搜賊例苛虐。吼聲突地無人色，忽漫無聲四肢直。游魂蕩漾不得死，婉轉迴甦天地黑。本因凍餒迫爲非。又值姦刁取自肥。一絲一粒盡搜索，但憑皮骨當嚴威。纍纍妻女小兒童，拘囚繫械網一空。牽累無辜十七八，夜來鎖得鄰家翁。鄰家老翁年七十，白挺長椎敲更急。雷霆收聲怯吏威，雲昏雨黑蒼天泣。

撫孤行

十年夫歿肩書麓，歲歲曬書抱書哭。縹緗破裂方錦紋，玉軸牙籤斷湘竹。婦婦義不買藏書，况有孤雛是遺腹！四壁塗鴉噴不止，十日索墨五日紙；學俸無錢愧塾師，綫脚鉞頭勞十指；燈昏焰短空房黑，兒讀無多母長織。敗葉走地風沙沙，檢點兒眠聽曉鴉。

增巨潭上人三首

山骨蒼寒壓古牆，壞廊拳曲入僧房。金錢十萬誰來施？多起樓臺占夕陽。
墨碟鉛匙一兩三，半窗畫意寫江南。誰家絹素催人急，先向空中作遠風？
寒煙裊裊淡孤邨，一縷霜華界瓦痕。睡足曉窗無一事，滿山晴日未開門。

別梅鑑上人

海陵南郭居人少，古樹斜陽破佛樓。一逕晚煙籬菊瘦，幾家黃葉荳棚秋。雲山有約憐狂客，鐘鼓無情老比丘。回首舊房留宿處，暗窗寒紙颯颯。

客揚州不得之西邨之作

自別青山負夙期，偶來相近輒相思。河橋尙欠年時酒。店壁還留醉後詩。落日無言秋屋冷，花枝有恨曉鶯癡。野人話我平生事，手種垂楊十丈絲。

再到西村

青山問我幾時歸？春雨山中長蕨薇。分付白雲留倦客。依然松竹滿柴扉。送花鄰女看

鄰嫁。賣酒村翁與不連。好待秋風禾稼熟，更修老屋補斜暉。

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

瑣事貧家萬日端，破裘雖補不禁寒。瓶中白水供先祀，窗外梅花當早餐，結網縱勤河
又沍，賣書無主歲偏闌。明年又值掄才會，願向秋風借羽翰。

秋夜懷友

斗帳寒生袂被輕，疎星歷歷隔窗明。滿階蕉葉兼梧葉，一夜風聲似雨聲。塞北天高鴻
雁遠，淮南木落楚江清。客中又念天涯客，真是相思過一生

芭蕉

芭蕉葉葉爲多情，一葉纔舒一葉生。自是相思抽不盡，却教風雨怨秋聲。

梧桐

高梧百尺夜蒼蒼，亂掃秋星落曉霜。如何不向西州植，倒挂絲毛么鳳皇？

得南闈捷音

忽漫泥金入破籬，舉家歡樂又增悲。一枝桂影功名小，十載征途發達遲。何處肯親
哭墓，無人對鏡矚窺帷。他年縱有毛公檄，捧入華堂却慰誰？

山中雪後

晨起開門雪滿山。雪晴雲淡日光寒。簷流未滴梅花凍，一種清孤不等閒。

題畫

兩岸青山聚米多，長江窄窄一條梭。千秋征戰誰將去？都入漁家破網羅！

莫爲

莫爲甄妃感寂寥，袁曹寵幸舊曾饒。周郎早世孫郎歿，腸斷江東大小喬。

小廊

小廊茶熟已無煙，折取寒花瘦可憐。寂寂柴門秋水闊，亂鴉揉碎夕陽天。

懷舍弟墨

我無親弟兄，同堂僅二人。上推父與叔，豈不同一身。一身若連枝，葉葉相依因；樹大枝葉富，樹小枝葉貧。况我兩弱幹，荒河蔓草濱；走馬折爲鞭，樵斧摧爲薪。含悽度霜雪，努力愛秋春。我年四十二，我弟年十八。憶昔幼小時，清羸欠肥腴。老父酷憐愛，開叔晚年兒；餅餌擁其手，病飽不病飢。出門幾回顧，入門先抱持。年來父叔歿，移家傲他宅，幸有破茅茨，而無飽糠覈。老兄似有才。苦不受繩尺；賢弟才似短，循循受謙益。前年葬大父，壙有金蝦蟆。或云是貴徵，便當與其家。起家望賢弟，老兄太浮誇。家貧富書史，我又無兒子；生兒當與分，無兒盡付爾。離家一兩月，念爾不能忘。客中有老樹，枝

葉鬱蒼蒼；東枝近簷屋，西枝過鄰牆；兩枝不相顧，剪伐誰護將！感此傷我懷，苦樂須同嘗。

晝苦短

晝苦短夜正不長；清歌妙舞看未足，樓頭曙鼓聲皇皇；明星拔地續數尺，日光搖動來扶桑。晝苦短晝亦不短，山中暇日如小年，塵世光陰疾如箭。古來開國多聖明，歷盡艱難身百戰。一朝勘定稱至尊，承明殿上頭毛變。安期東盡還瘦羸，赤松黃帝墳壘壘。學仙學佛空爾爲！晝苦短，西日飛

贈高郵傅明府并示王君廷梁

（傅諱樞）

出牧當明世，銘心慕古賢。安人罷渤海，執法况青天。瑣細知幽奧，高明得靜便。星躔羅腹底，冰雪耀肴端。昔守淮隄域，曾憂暑雨濺；麻糶操畚鍤，百口寄舟船。生死同民命，崎嶇犯世嫌。上官催決塞，小吏只墜田。時值西風急，憑翻竹槌編；孤城將不保，一命敢求全！痛哭蒼天應，焚香巨浪恬。支祈收震怒，河伯効淵潛。運道終無恙，居民亦有年。稻梁千里熟，歌舞數州連。魚蟹多無筭，鷄豚不計錢。青帘橋畔酒，細雨樹中煙。父老村村祝，銓衡緩緩遷。文游春水滿，甓社夜珠懸。願獻長溪藻，還供縮項鰻。鄰邦咸取法，下邑賜矜憐。訪我荒城北，停舟荻岸邊；一談胸吐露，數盞意周旋。頗有王生者，曾

經緯幄延；美材承斷削，高義破連邇。約束神應阻，鎗錘器益堅。秋風動南國，六翮會翩
 翾。

落拓

乞食山僧廟，縫衣歌妓家；年年江上客，只是爲看花。

贈潘桐岡

讀書必欲讀五車，胸中撐塞如亂麻；作文必欲法前古，婢學夫人徒自苦。吾曹筆陣凌
 雲煙，掃空氛翳鋪青天；一行兩行書數字，南箕北斗排星躔，有時滴墨嬌且妍，曉花浮露
 春風鮮。畫眉女郎年十四，欲折不折心相憐。斬龍殺虎提龍泉，定情溫細桃花牋。蕭蕭落
 落自千古，先生信是人中仙。天公曲意來縛紮，困倒揚州如束濕；空將花鳥媚屠沽，獨遣
 愁魔陷英特。志亦不爲能之抑，氣亦不能爲之塞。十千沽酒醉平山，便拉歐蘇共歌泣。君
 不見迷樓隋帝最荒淫，千秋猶占烟花國；名姬百琲試琵琶，駿馬千金買鞍勒。丈夫得志會
 有時，人生意氣何終極！揚州四月嫩晴天，且買櫻筍鱒魚相啖食。

觀潮行

銀龍翻江截江入，萬水爭飛一江急。雲雷風霆爲先驅，潮頭聳並青山立，百里之外光
 熒熒，若斷若續最有情。崩轟喧騰倏已過，萬馬飛渡蕭山城。錢塘岸高石五丈，古松大櫟

盤森樹；翠樓朱楹衝波翻，羽旗金甲雲濤上。伍胥文種雨將軍，指揮鯤鱓鯨鼉蟬。杭州民不敢射，盪豬擊麋來相享。我輩平生多鬱塞，豪情逸氣新搔癢。風定月高潮漸平，老魚夜哭蛟宮盪。

弄潮曲

錢塘小兒學弄潮，硬篙長楫捺復撓。舵樓一人如鑄鐵，死灰面色睛不搖，潮頭如山挺船入，塔舫掀翻船豎立；忽然滅沒無影蹤，緩緩浮波衆船集。潮平浪滑逐沙鷗，歌笑山青水碧流。世人歷險應如此，忽耐平夷在後頭。

肅宗

百戰艱難復兩京，范陽餘孽尙縱橫。太平天子無愁思，內殿惟聞打子聲。

南內

南內淒清西內荒，淡雲秋樹滿宮牆。由來百代明天子。不肯將身作上皇。

韜光

韜光古庵嵌山巖，北窗直吸餘杭縣。葛洪小兒峯嶺低，南屏一片排秋扇；錢塘雪浪打西湖，只隔杭州一條綫。海日烘雲濕已乾。下界奔雷作蛇電。山中老僧貌奇古，十年不踏西冷土；厭聽湖中歌吹聲，肯來伺候衙門鼓。曲房幽澗養神魚，古碑剔蘚蝌蚪書；銅瓶野

花鳥几靜，湘簾竹榻清風徐。飲我食我復導我，茅屋數間山側左。分隴而居分地耕，夜燈共此琉璃火。我已無家不願歸，請來了此前生果。

偶成

雨過天全嫩，樓新燕有情。江清春浩浩；花落水平平。越女吹簫坐，吳兒撥馬行；回頭各含意，煙柳開州城。

飲李復堂宅賦贈

四月十五月在樹，淡風清影搖窗戶。舉酒欲飲心事來，主客無言客起去。主人起家最少年，驕驕初試珊瑚鞭。護蹕出入古北口，橐筆侍直仁皇前。才雄頗爲世所忌，口雖贊歎心不然。蕭蕭四馬離都市，錦衣江上尋歌妓；聲色荒淫二十年，丹青縱橫三千里；兩嬰世網破其家，黃金散盡妻孥媿。剝啄催租惱吏類，水田千畝翻爲累。途窮賣畫畫益賤，傭兒買豎論非是。昨畫雙松半未成，醉來怒裂澄心紙。老去翻思踏軟塵，一官聊以庇其身。幾遍花開上林樹，十年不見京華春。此中滋味淡如水，未忍明良徑賤貧。

題團冠霞畫山樓

豎幅橫披總畫山，滿樓空翠瀟煙鬢；明朝買棹清江上，却在君家圖畫間。

大中丞尹年伯贈帛

落拓揚州一敝裘，綠楊蕭寺幾淹留。忽驚霧縠來相贈，便剪春衫好出遊。花下莫教霑露滴，燈前還擬覆香篝。興來小步隋隄上，滿袖東風散旅愁。

題遊俠圖

大雪滿天地，胡爲仗劍游？欲談心裏事，同上酒家樓。

題程羽宸黃山詩卷

黃山擘空青，造化何技癢？陰陽未判割，精氣互混養；團結勢綿迂，抽拔骨撐掌。日月始明白，雲龍漸來往。幹成末苗裔，鍊丹破幽廠。天都強名目，芙蓉謬借獎。秦漢封澗深，唐宋遊屐廣。雲海盪詩肺，松濤簸天響；飛泉百斷續，怪石萬翹翹。少少塔廟開，微微金翠榜。岑崿裏樓殿，龍象森灌莽。鵝鶴鶉鳩鳩，棗榧棗栗橡；巖果垂纍纍，仙禽翻晃晃。山腰矮雷電，峯頂聳蒲蔣。膚土寸若金，風蘿密於網。轉逕窄欲墮，陟嶽眩還惘。我欲躋顛嶠，夢寐徒悵快。陸騎姑熟驢，波泛浙江漿。羈遲婚嫁累，苟賤簪笏想。山靈久拒斥，飛砂擊俗類。輸君飽遊憩，晴嵐披翠爽；淥泉暢骨脉，臥雪飲瀟沆。聒耳流琮瑋，聳身峯仄仰。摘星揭戶牖，洗日滌盆盎。賦詩數十篇，才思何闕朗？刻畫龍金石，鏗鏘叶平上。硃砂入爐竈，天馬受羈鞅。骨重勢鬱紆，神清氣英蕩。作記數千言，瑣細傳幽賞。同遊誰何人？吾宗虔谷黨。當境欣淋漓，離懷惜疇曩。昔我未追逐，今我實慨慷。萬願林壑

最，一官休欽儻。當復邀同遊，爲君負筇筥。

贈張蕉衫

淮南又遇張公子，酒滿青衫日已曛。携手玉勾斜畔去，西風同哭窈娘墳。

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

諱斯盛

虎瞰峯高迥出雲，鳳池春早曲流紋。才充上苑千林秀，氣壓西江九派分。舟下牂牁開
漲海，山臨銅鼓拂南薰。武侯千載征蠻後，真待先生展大文。

（公新渝人，由翰苑視學貴州。）

歸朝管秩列卿班，檢點彤儀肅珮環。虎旅千人排象闕，鷄行九品拜龍顏。再持文炳心
逾下，屢沐殊恩意轉閒。漸愧無才經拂拭，也隨桃李謁高山。

（公以大鴻臚分校禮闈。）

星軺渺渺下南邦，劍匣書囊動曉裝。六代煙花迎節鉞，一江波浪湧文章。雲邊保障開
鍾阜，天下軍儲仰建康。赤旱于今憂不細，披圖何以繪流亡！

淮南大郡古揚州，小縣人居薄海陬。架上縹緗皆舊帙，枕中方略問新猷。鄱湖浪闊輸
洋子，匡阜雲來潤石頭。手把干將渾未試，幾回磨淬大江流。

由興化迂曲至高郵七截句

百六十里荷花田，幾千萬家魚量邊。舟子捐篙撐不得，紅粉照人嬌可憐。
 煙簑雨笠水雲居，鞦韆船兒蝸樣虛。賣取青錢沽酒得，亂攤荷葉擺鮮魚。
 湖上買魚魚最美，煮魚便是湖中水。打槳十年天地間，鷺鷥認我爲漁子。
 買得鱸魚四片腮，蓴羹點豉一尊開。近來張翰無心出，不待秋風始却回。
 搥塢瓜鄉老絲多，么紅一點是秋荷。暮雲卷盡夕陽出，天末冷風吹細波。
 一塘蒲過一塘蓮，荇葉菱絲滿稻田。最是江南秋八月，鷄頭米賽蚌珠圓。
 船窗無事哺秋蟲，容易年光又冷風。繡被無情團扇薄，任他霜打柿園紅。

贈國子學正侯嘉璠弟

讀書數萬卷，胸中無適主；便如暴富兒，頗爲用錢苦。大哉侯生詩，直達其肺腑！不
 爲古所累，氣與意相輔；灑灑如貫珠，斬斬入規矩。當今文士場，如公那可睹？家住浙東
 頭，山凹水之滸；鴈峯天上排，台根海底柱。樹密龍氣深，雲霾石情怒。安得從君遊，嘯
 歌入天姥？龍湫萬丈懸，對坐濯靈府。我詩無部曲，瀾漫列卒伍。轉鬪屢蹶傷，猶思暴猛
 虎。家非山水鄉，半生食鹽鹵。頑石亂木根，憑君施巨斧。

贈胡天游弟

作文勉強爲，荆棘塞喉齒。乃與勃發處，煙雲拂滿紙。檢點豈不施？濤瀾浩無涘。昨

讀秋霖賦，觸手生妙理；塗抹古是非，排撻世歡喜。抽思雲影外，造語石骨裏。李廣飛將軍，自然成壁壘；列子御風行，庸夫尋轍軌。錢塘江雨青，山陰石髮紫。何必采靈芝，千崖看秀起。山靈愛狂逸，魍魅識才技。雜沓吾揚州，煙花欲羞死。

燕京雜詩

不燒鉛汞不逃禪，不愛烏紗不要錢；但願清秋長夏日，江湖常放米家船。
偶因煩熱便思家，千里江南道路賒。門外綠楊三十頃，西風吹滿白蓮花。
碧紗窗外綠芭蕉，書破繁陰坐寂寥。小婦最憐消渴疾，五盤紅顆進冰桃。

呈長者

御溝楊柳萬千絲，雨過煙濃嫩日遲；擬折一枝猶未折，罵人春燕太嬌癡。
桃花嫩汁搗來鮮，染得幽閨小樣箋。欲寄情人羞自嫁，把詩燒入博山爐。

酬中書舍人方超然弟

粉粉宮箋五色裁，兔毫揮斷紫煙煤。書成便擬蘭亭帖，何用蕭郎賺辨才。
君家兩世文名盛，宦况蕭條分所宜。笑我筆花枯已盡，半生冤枉作貧兒。

（老伯文簡先生諱黎知）

讀昌黎上宰相書因呈執政

常怪昌黎命世雄，功名之際太匆匆；也應不肯他途進，惟有修書謁相公。

甕山示無方上人

松梢鴈影度清秋，雲淡山空古寺幽。蟋蟀亂鳴黃葉逕，瓜棚半倒夕陽樓。客來招飲欣同出，僧去烹茶又小留。寄語長安車馬道，觀魚濠上是天游。

寄青崖和上

山中臥佛何時起？寺裏櫻桃此日紅。驟雨忽添崖下水，泉聲都作晚來風。紫衣鄭重君恩在，御墨淋漓象教崇。透脫儒書千萬軸，遂令禪事得真空。

訪青崖和尚和壁間晴嵐學士虛亭侍讀原韻

（晴嵐張公若鶴。虛亭鄂公安。）

西風肯結萬山緣，吹破濃雲作冷煙。匹馬徑尋黃葉寺，雨晴稻熟早秋天。渴疾由來亦易消，山前酒旆望非遙。夜深更飲秋潭水，帶月連星舀一瓢。屋邊流水勢潺湲，峭壁千條瀑布繁；自是老僧饒佛方，杖頭撥處起靈源。烟霞文字本關情，袍笏山林味總清。兩兩鳳凰天外叫，人間小鳥更無聲。

法海寺訪仁公

昔年曾此摘蘋婆，石逕欹危挽綠蘿。金碧頓成新法界，惜他荒朴轉無多。

參差樓殿密遮山，鴉雀無聲樹影閒。門外秋風敲落葉，錯疑人叩紫金環。
樹滿空山葉滿廊，袈裟吹透北風涼。不知多少秋滋味，卷起湘簾問夕陽。

同起林上人重訪仁公

幾日不相見，作詩盈一囊。立殘雲外漏，銷盡定中香。雨歇四天碧，風高秋稼黃。可
應歌擊壤，更爲繼陶唐。

賓主吟聲合，幽窗夜火然。風鈴如欲語，樹鶴不成眠。月轉山沉霧，花深鳥入煙。朝
霞鋪滿徑，裁取作蠻牋。

勝地前朝闕，青山帝主情。莫教輕一物，可待報他生。齋粥分天庾，盤蔬列貢罍。秋
風滿松壑，幽梵曉來清。

山中夜坐再陪起上人作

人語山上煙，月出秋樹底。清光射玲瓏，峭壁澄寒水。樓鳥見其腹，歷歷明可指。秋
蟲草際鳴，切切哀不已。禪心冷欲冰，詩懷淡彌旨。吟成無牋麻，書上破窗紙。

頑奴倦烹茶，湯沸火已滅。冷然酌秋泉，心肺總寒冽。叢花夜露滋，細媚石上苗。老
槐恃氣力，排風骨正折。坐久月當中。寒光射毛髮；不但飲秋泉，此心何得熱？

晨起望諸山，煙嵐漲漲塞。陽鳥初出海，氣弱不得力。墨雲橫五天，穉霞斂顏色。重

鳥那禁寒？擁裘坐巖巔。露重如小雨，徑危滑難陟。酸棗垂纍纍，瓜果蔓寒棘。招手謂山鳥，與爾得飽食。

詩成令我寫，寫就復塗抹。骨脈微參差，有愛忍心割。未得如抽繭，鍼尖隱毛褐；既得如尸解，蜣螂忽禪脫。主人門外來，時才日豪闊。遲疾各性情，維余氣先奪。

贈圖牧山（諱清格）

我訪圖牧山，步出沙窩門。臙臙百本樹，斷續千丈垣；野廟包其中，蹒跚僧灌園。僮奴數十家，鷄犬自成邨。青鞵踏曉露，小閣延朝暾。烹茶亦已熟，洗盞猶細捫。平生書畫意，絕口不一言。江南渺音耗，不知君尙存。願書千萬幅，相與寄南轅。

又贈牧山

十日不能下一筆，閉門靜坐秋簫瑟。忽然興至風雨來，筆飛墨走精靈出。小草小蟲意微妙。古石古雲氣奔逸。字作神禹鐘鼎文，雜以蝌蚪點濃漆。怪迂荒幻性所鍾，妥貼細膩學之謚。防君古樹荒墳邊，葉凋草硬霜凜栗。一醉十日亦不辭，蘆溝歸馬催人疾。揚州老僧文思最念君，一紙寄之勝十鑑。

送都轉運盧公（諱見曾）

揚州自古風流地，惟有當官不自怡。鹽筴米囊銷歲月，崖花澗鳥避旌旗。一從吏議三

年滿，得賦淮南百首詩。昨把青鞵踏隋苑，盡槩獻出野田兒。

清詞頗似王摩詰，復以精華學杜陵。吟撼夜窗秋紙破，思凝寒澗曉星澄。樓頭古瓦疏桐雨，牆外清歌畫舫燈。歷盡悲歡並喧寂，心絲集入碧雲層。

塵埃吹去又生塵，汨盡英雄爲要津。世外煙霞負漁釣，胸中寵利愧君臣。去毛折項葫蘆熟，豁齒蓬頭婢僕真。兩世君家有清德，卽今風雅繼先民。

何限鷓鴣供奉班，慚予引對又空還。舊詩燒盡重膾炙，破屋修成好住山。自寫簪花教幼婦，閒拈玉笛引雙鬟。吹噓更不勞前輩，從此江南一梗頑。

李氏小園

小園十畝寬，落落數間屋。春草無穢滋，寒花有餘馥。閉戶養老母，拮据市梁肉。大兒執鋸刀，縷縷切紅玉；次兒拾柴薪，細火煨陸續。煙飄荳架青，香透疏籬竹。貧家滋味薄，得此當鼎餽。弟兄何所餐？宵來母贖粥。

晨起縫破衣，鍼線不成行。母年七十四，眼昏手又僵。裝綿苦欲厚，用線苦欲長；綫長衣縫緊，綿厚耐雪霜。裝成令兒暖，母衣單薄涼。不衣逆母懷，衣之情內傷。

兒病母煮藥，老淚滴燭灰；幾死復得活，爲母而再來。終養理之順，哭兒情至哀。老天有矜憐，復使歸母懷。

兄起掃黃葉，弟起烹秋茶。明星猶在樹，燭燭天東霞。杯用宣德瓷，壺用宜興砂。器
物非金玉，品潔自生華。蟲遊滿院涼，露濃敗蒂瓜。秋花發冷豔，點綴枯籬笆。閉戶成蠶
皇，古意何其賒！

野老

輸罷官租不入城，秋風社酒各言情。明年二月逢春闈，細雨長隄看耦耕。

贈金農

亂髮團成字，深山鑿出詩；不須論骨髓，誰得學其皮！

細君

為折桃花屋角枝，紅裙飄惹綠楊絲。無端又坐青莎上，遠遠張機捕雀兒。

雨中

終日苦應酬，連陰得閉門。清涼滿心肺，草木向我言。新竹倚屋簷，綠沁窗紙昏。梁
燕坐不出，蝸牛滿苔痕。犬跡踏沙軟，躡屐恐泥翻。迴廊足散步，把書行且溫。家釀亦已
熟，呼僮傾盞盆。小婦便為客，紅袖對金尊。

平山宴集詩

(為進士王元衡作)

閒雲拍拍水悠悠，樹繞春城燕繞樓；買盡煙花消盡恨，風流無奈是揚州。

春風細雨雷塘路，旭日明霞六一祠。江上落花三十里，令人愁殺冷胭脂。
江東豪客典春衫，綺席金尊索笑談。臨上馬時還送酒，寒鴉落日滿淮南。
野花紅豔美人魂，吐出荒山冷墓門。多少隋家舊宮怨，珮環聲在夕陽邨。

贈梁魏金（國手）

坐我大樹下，秋風飄白鬚；朗朗神仙人，閉息斂光儀。小婦竊窺廊，紅裙礙疎籬。黃
精燃正熟，長跪奉進之。食罷仍閉目，鼻息細如絲。夕影上樹杪，落葉滿身吹。機心付冰
釋，靜脈無橫馳養生。有大道，不獨觀弈碁。

骨董

末世好骨董，甘爲人所欺。千金賣書畫。百金爲裝池。缺角古玉印，銅章盤龜鱗；烏
心研銅雀，象牀燒金貌；一杯一尊罍，按圖辨款儀。鈎深索遠求，到老如狂癡。骨肉起訟
獄，朋友生猜疑。方其富貴日，價直千萬奇；及其貧賤來，不足換餅飴。我有大古器，世
人苦不知。伏羲畫八卦，文周孔繫辭；洛書著洪範，夏禹傳商箕；東山七月篇，班駁何陸
離！是皆上古物，二代卽次之；不用一錢買，滿架堆離披。乃其最下者：韓文李杜詩；用
以養德行，壽考百歲期；用以治天下，百族歸淳熙。大古不肯好，逐逐流俗爲。東家宣德
爐，西家成化瓷；盲人寶賸物。惟下愚不移。

逢客入都寄最宗上人口號

汝到京師必到山，山之西麓有禪關；爲言九月吾來住，檢點白雲房半間。

貧士

貧士多窘艱，夜起披羅幃；徘徊立庭樹，皎月墮晨輝。念我故人好，謀告當無違。出門氣頗壯，半道神已微。相遇作冷語，吞話還來歸。歸來對妻子，局促無儀威。誰知相慰藉，脫簪典舊衣。入廚然破釜，烟光凝朝暉。盤中宿果餅，分餉諸兒饑。待我富貴來，鬻髮短且稀；莫以新花枝，誚此蘼蕪非。

行路難三首

天明始覺滿身霜，抖擻征衫曳馬韉。茅店煖烟噓冷面，駭身朝日出林塘。
關山老馬怯馳驅，功僕而今作壯夫。萬里功名何處是？猶將青鏡看鬢鬚。
紅帖糊門挂柏枝，東風馬上過年時。一杯濁酒家千里，逆旅多情送餅塗。

又一首仍用前起句

天明始覺滿身霜，日出纔伸十指僵。山色半青還半霧，馬頭紅葉是何莊？

廣陵曲

隋皇只愛江都苑，袁嬖泪斷紅珠子。玉勾斜土化爲烟，散入東風豔桃李，樓上摘星攀

詩
夜天，斗珠灼灼齊人肩。雷塘水光四更白，月痕斜出吳山尖。曉門涼雲笛聲瘦，碎鼓點花
撒秋豆。長夜歡娛日出眠，揚州自古無清晝。

秦官詩後長吉作

方庭四角燒黯香，酒闌妓合燈煌煌，金與翠幃貴人散，只有秦官入畫堂。南堂夫人賜
金兕，北堂相公同綺被；未識歡哥一片心，平分偏向知何寄？內寵外寵重復重，晝有微眠
夜無寐。自古淫花蕩雨風，海棠不得辭憔悴。天生桀黠奴非衆，柔軟嬌憨復驍勇。鸚鵡承
明百尺牖，斗平上翻燕赤鳳。

范縣呈姚太守（諱興瀛）

落落漠漠何所營？蕭蕭澹澹自爲情。十年不背由科甲，老去無聊挂姓名。布襪青鞵爲
長吏，白榆文杏種春城。幾回大府來相問，隴上閒眠看耨耕。

塞下曲三首

天遠山空塞草長，太平羽獵出漁陽；少年馬上談詩事，一種風流夾莽蒼。
萬嶂千山落日多，將軍獵罷選清歌。胡姬醉舞雙紅袖，笑指黃羊挂駱駝。
洗盡寒酸舊筆頭，十年關塞覓封侯。臂鷹躍馬黃皮袴，射得豐狐作短裘。

村居

霧樹溟溟叫亂鷓，濕雲初變早來霞。東風已綠先春草，細雨猶寒後夜花。村艇隔烟呼鴨鷺，酒家依岸扎籬笆。深居久矣忘塵世，莫遣江聲入遠沙。

懷無方上人

初識上人在西江，廬山細瀑鳴秋窗。後遇上人入燕趙，甕山古瓦埋荒廟。今君聞住孝兒營，亂石寒雲補棘荆；別築岩前數間屋，繪圖招我同歸耕。伊昔茅棚晒秋藥，我混屠沽君種作；推墮蹇驢邨市中，笑而不怒心寥廓。嗟我近事如束紫，爪牙惡吏相推排；不知喜怒爲何事，夜夢跼踖朝喧逐。一年一年逐留滯，徒使高人笑疣贅！我已心魂傍爾飛，來歲不歸有如水。

懷程羽宸

（余江湖落拓數十年，惟程三子鵠奉千金爲壽，一洗窮愁。羽宸是其表字。）

世人開口易千金，畢竟千金結客心。自遇西江程子鵠，掃開寒霧到如今。
十載音書迥不通，蓼花洲上有西風；傳來似有非常信，幾夜酸辛屢夢公。

渡江

海日出復沒，江光紫而冷。風平浩浩波，颿定亭亭影。爪步森然去，北固蒼翠耿。未暇遊金焦，先寓象山嶺。

招隱寺訪舊五首

江鳥喚朝興，山中訪舊僧。遇泉先解渴，濟勝漫誇能。十里樹中曲，半樓天外憑。上方應遠在，小歇更攀登。

沃水先清面，除煩更削瓜。客真無禮數，僧亦去袈裟。竹榻斜支枕，苔窗臥看花。來朝好風日，細細探烟霞。

禪房精筆硯，窗又碧紗糊。吮墨情溫細，吟詩味澹腴。茶槍新摘蕊，蓮露旋收珠。小盞烹涓滴，青光淺淺浮。

俯瞰僧歸寺，微茫蟻附階。過橋疑入澗，轉樹忽登崖。碧綠新筐果，輕黃舊草鞋。林深天欲暮，風起作陰霾。

樓有高於樹，樹更迥於樓。上下扶蘇碧，陰晴戶闔幽。鳥聲人語讓，花氣日光遒。五月山秋逼，僧衣裹作裘。

雲

濃雲風不動，薄靄片時過。澤小含烟少，山深吐氣多。瀾漫遮大塊，輕弱赴微波。愛巧嫌癡重，人情可奈何！

乳母詩

乳母說氏，先祖母秦太孺人之侍婢也。雙四歲失母，育于乳氏。時值荒飢，親自食于外，課勞于內；每晨起

，百雙入市中，以一錢市一餅，置雙手，然後治他事；間有魚殞瓜菓，必先食雙，然後夫妻子母可得食也。

數年，資益不支，其夫謀去。乳母不敢言，然長帶淚痕，日取太孺人舊衣澣洗補綴，汲水盈缸滿甕，又買薪

數十束積窳下，不數日竟去矣！雙晨入其室，空空然，見破牀敗几縱橫，視其纈猶溫，有飯一盞，菜一盂，

臚釜內，即常所飼愛者也。雙痛哭，竟亦不能食矣。後三年歸侍太孺人，撫雙倍摯。又三十四年而卒，壽七

十有六。方來歸之明年，其子俊得操江提塘官，屢迎養之，卒不去，以太孺人及雙故。雙成進士，乃喜曰：

「吾撫幼主成名，見子作八品官，復何恨！」遂以無疾終。

平生所負恩。不獨一乳母；長恨富貴遲，遂令慚惡久。黃泉路迂闊，白髮人老醜。

食祿千萬鍾，不如餅在手。

白門楊柳花

白門楊柳花飄飄，陌上遊人互見招。明璫翠袖軍中手，錦帶彎弓馬上腰。少年何必曾

相識？好鳥名花天下惜。妾住青樓第幾家。映門桃柳方連刻；家有水亭新綠荷，東風不大

生微波。願得晴明好天氣；郎來倚檻流清歌。郎意溫勤自安妥，郎情淡薄誰關鎖？陌上遊

人盡愛儂，儂得郎憐然後可。

長干女兒

長千女兒年十四，春遊偶過南朝寺，髻髮織鬆拜佛遲，低頭墮下金釵翠。寺裏遊人最少年，閒行拾得羣花鈿；送還不論誰家物。幾嗅香風立悵然。

長千里

牆裏花開牆外見，籬門半覆垂楊綫；門外春流一派清，青山立在門當面。老子栽花百種多，清晨擔賣下前坡；三間古屋無兒女，換得鮮魚供阿婆。練絲織繡家家事，金鳳銀龍貴天子；花樣新添一綫雲，舊械不用西湖水。機上男兒百巧民，單衫布褐不遮身。中原百歲無爭戰，免荷干戈敢怨貧！

比蛇

學中有蛇，好與人比較長短，勝則嚙人，不勝則自死。然必面令人見，不暗比也。山行見者，以傘具上冲，蛇不勝而死。

好向人間較短長，截岡要路出林塘；縱然身死猶遺直，不是偷從背後量。

脆蛇

是蛇易斷易殺，能治病，無毒；士人以竹筒誘入塞之，焙以爲藥。

爲製人間妙藥方，竹筒深鎖掛枯牆。剪屠有毒豈無毒，究竟身從何處賊。

紹興

丞相紛紛詔勅多，紹興天子只酣歌。金人欲送徽欽返，其奈中原不要何！

宿光明殿贈婁真人（韓近垣）

老聃莊列人中仙，未聞白晝升青天。五千妙義南華詮，虛靜悟濟返自然。秦皇漢武心如烟，騰空飄幻無涯邊。茂陵樹接驪山阡，牧羊奴子來燒煎。金丹服食促壽年，元和大歷無愚賢。我朝力掃諸從前，踢翻藥灶流丹鉛。真人應運來翩翩，神清氣朗心靜專；渾融天地爲方圓，出入仁義恢經權；藏和納粹歸心田，有何燒鍊丹磨研！有何解脫尸蛇蟬！我來古殿夜宿眠，銀龍金索搖星躔；雕闌玉砌朝露鮮，名花異草相綿連。費民千百萬金錢，有明事業諸所傳。真人假寓心棄捐，毀之重勞姑置焉。天子日俞聊取便，匪令逐逐還沾沾。富而教之王政全，萬國壽命同修延。

破衲（爲從祖福國上人作）

衲衣何日破？四十有餘年。白首仍縫綻，青春已結穿。透涼經夏好，等絮入秋便。故友無如此。相看互有憐。

贈最宗上人三首

罽畫溪邊髻尚鬆，便拈荷葉作袈裟。一條水牯斜陽外，種得山頭十畝霞。

髯公美似晉司空。（謂青崖老人）識取雲間紫氣濃。手把干將日磨淬，匣中抽出秋芙蓉。

詩清雲淡兩無心，人自青春韻自深；好待菊花重九後，萬山紅葉冷相尋。

山中臥雪呈青崖老人

一夜西風雪滿山，老僧留客不開關；銀沙萬里無來跡，犬吠一聲村路閑。

紫瓊崖主人送板橋鄭變爲范縣令

萬丈才華繡不如，銅章新拜五雲書。朝廷今得鳴琴牧，江漢應閒問字居。四廓桃花春雨後，一缸竹葉夜涼初。屋梁落月吟瓊樹，驛遞詩筒莫遺疎。

將之范縣拜辭紫瓊崖主人

紅杏花開應教頻，東風吹動馬頭塵。闌干苜蓿嘗來少，琬琰詩篇捧去新。處以梁園留賦客，須教七月課幽民。我朝開國于今烈，文武成康四聖人。

僧壁題張太史畫松（諱鶴冲）

畫背所揭紙，案頭已敗筆；僧房坐無聊，偶然作松骨。松毛無幾許，松幹頗鬱兀。虬龍挺僵瘦，脩蛇歛出沒。輕雲澹欲無，奔雷怒將擊。想當無意中，情神乍飄忽。傍無指授人，令作何體格？胸無成見拘，摹擬反自失。魯公坐位帖，要以草藁得；我昔未嘗見，僧粘在破壁。及經驚歎奇，千水不我錫。此紙立即破，裝潢事孔急。吾求不汝強，汝當真愛惜。

音布

昔予老友音五哥，書法峭崛含阿那；筆鋒下插九地裂，精氣上與雲霄摩。陶顏鑄柳近歐薛，排黃鏤蔡凌顛坡。墨汁長傾四五斗，殘豪可載數駱駝。時時作草恣怪變，江翻龍怒魚騰梭。與予飲酒意靜重，討論人物無偏陂。衆人皆言酒失大，予執不信嗔僞訛。大致蕭蕭足風範，細端瑣碎甯爲苛！鄉里小兒暴得志，好論家世談甲科；音生不願輒噫唾，至親戚屬相矛戈。逾老逾窮逾怫鬱，屢顛屢仆成蹉跎。革去秀才充騎卒，孝兵健校相遮羅。羣呼先生拜于地，盆酒太肉排青莎。音生瞪目大歡笑，狂鯨一吸空千波。醉來索筆索紙墨，一揮百幅成江河。羣爭衆奪若拱壁，無知反得珍愛多。昨遇老兵劇窮餓，頗以買字温釜鍋。談及音生舊時事，頓足歎恨雙涕沱。天與才人好花樣，如此行狀應不磨。嗟予作詩非寫怨，前賢逝矣將如何！世上才華亦不盡，慎勿咤叱爲么魔。此等自非公輔器，山林黠綴雲霞窩。秦岱嵩華自五岳，豈無別嶺高嵯峨？大書卷帙告諸世，書罷茫茫發浩歌。

范縣

四五十家負郭民，落花廳事淨無塵。苦蒿菜把隣僧送，綈袖鶉衣小吏貧。尙有隱幽難盡燭，何曾頑梗竟能馴。縣門一尺情猶隔，況是君門隔紫宸！

寄題東邨焚詩二十八字

聞說東邨萬首詩，一時燒去更無遺，板橋居士重饒舌；詩到煩君併火之。

寄招哥

十五娉婷嬌可憐，憐渠尙少四三年。官囊蕭瑟音書薄，略寄招哥買粉錢。

懷揚州舊居

（即李氏小園，寶花翁汪聲所築。）

樓上佳人架上書，燭光微冷月來初。偷開繡帳看雲鬢，擘斷牙籤拂蠶魚。謝傅青山爲院落，隋家芳草入園蔬。思鄉懷古兼傷暮，江雨工花爾自如。

感懷

歌舞樓頭暮影催，雪霜門戶豔陽迴。蘇秦六國都丞相，羅隱西湖老秀才。湖說寂寥齊市哭，文章光怪越山開。分明一匹鴛鴦錦，玉剪刀鋒自裁。

送陳坤秀才入都

天台才子侯嘉璠，與予京師飲酒西華門。開懷吸盡玉泉水，隻手拔斷西山根。是時長安新晴九陌淨，月光爛爛升銀盆。長風吹天片雲逸，銀臺萬樹食烟翻。疏星遠火動芳甸，迴沙細浪酷似江南邨。最後相逢廣陵道，予正肩舁入烟島。左竿一壺酒，右竿一尾魚；烹魚煮酒恣談諠，道傍便借村人居。飲罷茫茫无分說，君從何處得此侯生書？侯生不妄許與人，淇池洱海當爲親？憐君書法有古意，歷落不顧時賢噴。贈詩贈字指君路，要窺北闕排

勾陳。范州知縣亦何幸，迴車枉駕來沙塵。荒城古柳夕陽瘦，長隄嗥犬秋墳新。此去京師一千里，十日可到渾河津。薄酒寒茶飯粗糲，對人慎勿羞吾貧。京師有僧介庵子，是爾滇南舊閭里。書法晶瑩秀且清，秋蘭挺拔春桃紫。君往從之必有倚，況兼古碑舊帖藏最多。縱橫觀之疑問彼，問君此去胡爲乎？功名富貴良難圖。惟有文章世公器，石渠天祿開通渠。觀君運腕頗有力，柔軟妥貼須工夫。莫辭長跪首泥地，侯紙片字明月珠。書法鉅公公老在，法華庵主梁西湖。（法華主張公照。梁西湖詩正。）

鄂公子左遷（諱宏安）

仲子空殘嘔血，鄂君原不求名；革去東宮詹事，來充國子先生。

十日菊

十日菊花看更黃，破籬笆外鬥秋霜。不妨更看十餘日，避得暖風禁得涼。

縣中小皂隸有似故僕五鳳者每見之黯然

嗚道前行忽掉頭，風情疑是舊從違；問渠了得三生恨，細雨空齋好說愁。
口輔依然性亦溫，蹉蛇吮筆墨花痕。可憐三載渾無夢，今日與前遠近魂！
小印青田寸許長，抄書留得舊文章。縱然面上三分似，豈有胸中百卷藏？
乍見心驚意便親，高飛遠鶴未依人。楚王幽夢年年斷，錯把衣冠認舊臣。

唱道

唱道排衙嬾不禁，芒鞋問俗入林深。一杯白水荒塗進，慚愧邛愚百姓心。

范縣詩

十畝種棗，五畝種梨。胡桃頻婆，沙果柿棹。春花淡寂，秋實離離。十月霜紅，勁果垂枝。爭榮謝拙，輟采于斯。消煩解渴，拯疾療飢。

桑下有梯，桑上有女。不見其人，葉紛如雨。小妹提籠，小弟趨風；掇彼桑甚，青澀未紅。既養我蠶，無市我繭。杼柚在堂，絲絮在撚。暖老隣童，秋風裁翦。

維蒿維蕨，蔬百其名。維筐維榼，百獻其情。蒲桃在井，護草在坪。棗花侵縣，麥浪平城。小蟲未翅，窈窕厥聲；哀呼老趙，望食延頸。（范以黃口爲小蟲，以啣食哺雛者爲老趙。）

臭麥一區，飢鷄弗顧。甜瓜五色，美于甘瓠。綃草爲菴，扶翳遠樹。苜蓿綿芋。蕎花綿互。大豆爲上，小豆斯附。綠質黑皮，勻圓如注。

（范有臭麥，成熟後則味臭。黃黑棗爲三豆，爲大豆，餘俱小豆，黑豆而骨青者最貴。）

鵝爲鴨長，率游于池。悠悠遠岸，漠漠楊絲。人牛晝臥，高樹蔭之。赤日不到，清風來吹。

斗斯鉅兔，二登其一；尺斯廣矣，十加其七。豆區權衡，不官而質。田無塊隴，畝無

侵軼。爾種爾黍，我稔我稷。丈之以弓，分之以尺。

黍稷翼翼，以葱以鬱；黍稷粟粟，以實以積。九月霜花，僱役還家。腰鎌背袋，脚露眉霞。遙指我屋，思見我婦。一縷晨烟，隔千深樹。牽衣獻果，幼兒識父。

錢十其貫，布兩其端；四十聘婦，我家實寒。亦有勝邨，童兒女孫；十五而聘，十七而昏。苑枯異勢，造化無根。我欲望天，我實戴盆。六十者備，不識妻門；籠燈昇綵，終身爲奔。

驢騾馬牛羊，匯賣斯爲集；或用二五八，或以一四七。（期月）長吏出收租，備問民苦疾。老人不識官，扶杖拜且泣。官差分所應，吏擾竟何極！最畏硃標籤，請君慎點筆。貧者三其租，廉者五其息。卽此悟官箴，恬退亦多得。

朝歌在北，澗水在南；維茲范邑，匪淫匪婪。陶堯孫子，劉累庶枝；鼻祖于會，衍世于茲。澠澠斤斤，唐風所吹。墾墾力力，物土之宜。

絕句二十三首

高鳳翰

號四園，膠州人。才，寫畫爲海陵會濶長，工詩畫，尤善印篆；病廢後用左臂書畫，更奇。

西園左筆壽門書，海內朋交索向余。短札長箋都去盡，老夫賈作亦無餘。

圖清格

號牧山，滿洲人，部郎，善畫，學石濤和尚。

嚮向人間作畫師，朋游山下牧羊兒。崖前古廟新泥壁，墨竹臨風寫一枝。

李鯤

號夏堂，興化人，孝廉，供奉內廷，後爲縣令；畫筆勁絕。（蔣相公高司寇弟子）

兩革科名一貶官，蕭蕭華髮鏡中寒。回頭痛哭仁皇帝，長把靈酥柳色看。

蓮峯

杭州詩僧，雍正間賜紫。

鐵索三條解上郡，君王早爲白冤誣。他年寫入高僧傳，一段風波好畫圖。

傅雯

字凱亭，閩陽布衣，工指頭畫，法且圓先生。

長作諸王座上賓，依然委巷一窮民。年年賣畫春風冷，凍手胭脂染不勻。

潘西鳳

字桐岡，人呼爲老桐，新冒人，精刻竹，濮陽仲謙以後一人。

年年爲恨詩書累，處處逢人勸讀書。試看潘郎精刻竹，胸無萬卷待何如？

孫峨山前輩

臨朐，德州人，進士，通政司右通，文章滿天下，子孫科甲無算，先生泊如也。

屢勸諸兒莫做官，立官難更立身難；一門自有千秋業，萬石高風國史看。

黃慎

字葵生，號鹿洲，七國老畫師。

愛看古廟破苔痕，慣寫荒崖亂樹根。畫到情神飄沒處，更無真相有真魂。

邊維祺

字頤公，一字國良，山陽秀才工畫雁。

畫雁分明見雁鳴，縑緗颯颯荻蘆聲。筆頭何限秋風冷，盡是關山離別情。

李鏘

字梅山，又號多青山人，索相子增也，極博工詩，遠東世胃。

落魄王孫號多青，文章無命命無靈。西風吹冷平津閣，何處重尋孔雀屏！

郭沅

字江南，揚州人孝廉，工制藝。

點染詩書萬卷開，丹黃如繡墨如苔。客來相對無言說，文弱書生小秀才。

青布

字問遠，長白人，善書。

柳板棺材蓋破祛，紙錢蕭淡挂輜車。森羅未是無情地，或恐知人就索書。

沈鳳

字片良，江陰人，盱眙縣令王籍，林太史門生，工篆刻。

政績優游便出奇，不怨峭削合時宜。良苗也怕驚雷電，扇得和風好好吹。

周景招

字西亭，蓬安人，孝廉，由內閣中書爲潮州府丞，工書法。

曾約嚴灘去釣魚，春風江上草爲廬；如何萬里無消耗？君屈衙官我簿書！

董偉業

字恥夫，號厥江，瀋陽人，滿寓甘泉，作揚州竹枝詞九十九首。

百首新詩號竹枝，前明原有豔妖詞；合來方許稱完璧，小楷抄謄枕祕隨。

保祿

字雨邨，滿洲筆帖式，遷于江西無大師家，贈詩云：「西江馬大士，南國鄭懸官。」

曾把都官目板橋，心知誑哄去虛驕。無方去後西山遠，酒店春棋何處招？

伊福納

字景五，姓那拉，滿洲人，進士，戶部郎中，工詩。

紅樹年年只報秋，西山歲歲想同遊。朽僧去盡沙彌操，誰識當時兩黑頭！

申甫

號笏山，關中人，孝廉，工詩。

男兒須鬥百千期，眼底微名豈足奇！料得水枯青石爛，天涯滿誦笏山詩。

杭州駿

學大宗，號董浦，杭州人，工詩，舉鴻博，授翰林苑編修。

外青上海上孤，階前春草夢中癩。宦情不及閒情熱，一夜心飛入鑑湖。

方超狀

字凝碧，淳安人，工書，為鹽場文使。

蠅頭小楷太勻停，長恐工書損性靈。急限采牋三百幅，官中新製錦圍屏。

全司農

(字壽門，錢唐人，博物工詩，舉鴻博，不就。)

九尺珊瑚照彩珠，紫髯碧眼聚商胡。銀河若問支機石，還讓中原老匹夫。

凡大人先生，載之國書，傳之左右史，而星散落拓之輩，名位不高，各懷絕藝，深恐失傳，故以二十八字標
其姓名。……我山先生不應在是列，卒有所至，遂不能自己。

附錄

八謂陳後主隋煬帝佞翰林，自是當家本色。樊亦謂杜牧之溫飛卿爲天子，亦足破國亡身。乃有幸而爲才人，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過，不在尋常眼孔中也。

舞榭歌樓蕩子家，騷人落拓借揜遮。如何冤藻山龍客，苦戀溫柔倚麗花！紅豆有情傳夢寐，青春無賴鬥烟霞。風流不是君王派，請入鷄林謝翠華。

歷覽二首

歷覽名臣與佞臣，讀書同慕古賢人。烏紗略戴心情變，黃閣旋登面目新。翻笑腐儒何寂寂，可憐世味太津津！勸君莫作閒居賦，潘岳終須負老親。

歷覽冰山過眼傾，眼前峯嶺有誰爭！三千羅綺傳宮粉，十方貔貅擁禁兵。白髮更饒門戶計，黃金先買史書名。焚香痛哭龍門叟，一字何曾誑後生！

歷覽前朝史筆殊，英才多少受冤誣。一人著述千人改，百日辛勤一日塗。忌諱本來無筆削，乞求何得有褒誅！唯餘適口文堪讀，惆悵新添者也乎。

有年

槐影雅聲晝爲稀，了除案牘吏人歸。拈來舊稿花前改，種得新蔬雨後肥。小院烏童調駿馬，畫樓纖手疊朝衣。岡陵未足酬恩造，大有書年報紫微。

立朝

立朝何必無纖過！要在聞而遽改之。千古怙禍緣寵戀，問君戀得幾多時？

君臣

君是天公辦事人，吾曹臣下二三臣。兢兢奉着穹蒼意，莫待雷霆始認真。

詠史

鋒起狐鳴幾輩曹，是真天子壓羣豪。何須傀儡諸龍種，拜冕垂旒贈一刀！
天位由來自有真，不須剗削舊松筠。漢家子弟幽囚在，王莽猶非極惡人。

二生詩

宋緯。劉連登，范縣秀才。

腐史湘騷問幾更，衙齋風雨見高情。也知貧病渾無措，不敢分錢惱二生。

懷李二鱣

耕田便爾牽牛去，作畫依然美筆來。一領被裘雲外掛，半張陳紙酒中裁。青春在眼鶯心熱，白髮盈肩壯志灰。惟有尊鱣堪漫喫，下官亦爲啖魚回。

待買田莊然後歸，此生無分到荆扉。借君十畝堪栽秫，賃我三間好下幃。柳綾軟拖波細細，秧針青惹燕飛飛。夢中長與先生會，草閣南津舊釣磯。

秋荷

秋荷獨後時，搖落見風姿。無力爭先發，非因後出奇。

平陰道上

關河夜雨，車馬晨征。蕭蕭日出，蕩蕩波平。山城樹碧，古戍花明。雲隨馬足，風送車聲。漁者以漁，耕者以耕。高原婦饁，墟落鷄鳴。帝王之業，野人之情。

止足

年過五十，得免孩埋。情怡慮澹，歲月方來。彈丸小邑，稱是非才。日高猶臥。夜戶長開。年豐日永，波澹雲迴。鳥鳶聲樂，牛馬羣諧。訟庭花落，掃積成堆。時時作畫，亂石秋苔；時時作字，古與媚皆；時時作詩，寫樂鳴哀。閨中少婦，好樂無猜；花下青童，慧點適懷。圖書在屋，芳草盈階。晝食一肉，夜飲數杯。有後無後，聽已焉哉！

七夕

六十人間盡苦辛，飛橋斜度水粼粼。一年一會多離隔，好把牛郎覷得真。漏盡星飛頃別離，細將長夜說相思。明年又有新愁恨，不得重提舊怨詞。

孤兒行

孤兒踽躅行，低頭屏息，不敢揚聲。阿叔坐堂上，叔母臉厲秋鋒。阿叔不念兄，叔母不念嫂；不記瘦嫂病危篤，枕上叩頭：「孤兒幼小」，立喚孤兒跪床前拜倒，拭淚諾諾，孤兒是保。

嬌兒坐堂上，孤兒走堂下；嬌兒食梁肉，孤兒兢兢捧盤盃，恐傾跌，受笞罵。朝出汲水暮塗芻養馬；螫芻傷指，血流瀉瀉，孤兒不敢言痛；阿叔不顧視，但冒死去兄嫂生此無能者。

嬌兒著紫裘，孤兒著破衣。嬌兒騎馬出；孤兒倚門扉，舉頭望望，掩淚來歸。

晝食廚下，夜臥薪草房。豪奴麗僕，食餘棄骨；孤兒拾齧，并遺膾羹湯；食罷濯盤浴釜。諸奴臥涼。

老僕不分涕泣，罵諸奴骨輕肉重。乃敢凌幼主，高賤軀；阿叔阿姆聞知，閉房悄坐，氣不得蘇，終然不念莞莞孤。

老僕攜紙錢出哭孤兒父母，頭觸墳樹，淚涸墳土；當初一塊肉，羅綺包裹，今日受煎苦！墓樹蕭蕭，夕陽黃瘦，西風夜雨。

後孤兒行

十歲喪父，十六喪母。孤兒有婦翁，珠玉金錢付其手，蒲葦繫盤石，可以卒長久。既不愛他人兒，甯不爲阿女守？

丈丈翁，得錢歸，鼠心狼肺，側目吞肥，千謀萬算伏危機。

姥曰不可，翁曰不然。令孤兒汲水大江邊，失足落江水。隣救得活全。丈丈聞知復活

謝隣舍，中心悵然。

朝不與食，暮不與栖止。孤兒蕩蕩無倚，乞求餐飯。旬日不返，外父外母不問，曷論生死！

夜宿野廟，荒蕪茫茫；聞人笑語，漸見燈光。綠林男子，勒令把火隨行，孤兒不敢不聽從強梁。

事發賊得，累及孤兒。賊白冤故，官亦廉知，丈丈辣心毒手，悉力買告，令誣捏與賊同歸。

西月慘慘，羣盜就戮。願此孤兒，肌如瑩玉。不恨已死，痛孤冤毒，行刑人淚相續。

題陳孟周詞後

陳孟周，晉人也，聞予填詞，問其詞。予爲誦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首。不數日，卽爲其友人填二詞，亦用憶秦娥調。其詞曰「光陰瀉春風，記得花開夜。花開夜，明珠雙贈，相逢未嫁，舊時明月如鈎挂。只今提起心還怕！心還怕！滴聲初定，玉樓人下。」「何時了宿緣？不若無緣好。無緣好，怎人禁得多情，自小重違，那覓回生草。相思未創招魂稿；招魂稿，月壁無恨，天何不老！」予聞而驚歎，達人傾誦，或曰曹蓮自不可及，李后主辛稼軒何多讓矣。拙詞近數百首，因愧陳作，遂不復存。

圓嶠仙人海上飛，吸風飲露不曾歸。偶然睡墨成涓滴，化作靈雲入少微。

世間處處可憐情，冷雨淒風作怨聲。此調再傳黃壤去，癡魂何日出愁城！

署中示舍弟墨

學詩不成，去而學寫；學寫不成，去而學畫。日賣百錢，以代耕稼。實救困貧，託名風雅。免謁當途，乞求官舍。座有清風，門無車馬。四十科名，五十旂旌。小城荒邑，十萬編氓；何養何教，通性達情；何興何廢，務實辭名。一行不當。百慮難更。少予失教，躁率易輕。水衰火熾，老更不平。日有悔吝，終夜屏營。妻孥綺縠，童僕鼎羹。何功何德，以安以榮。若不速去，禍患叢生。李三復堂，筆精墨涉。予爲蘭竹，家數小小。亦有苦心，卅年探討。速裝我硯，速搦我稿；買畫揚州，與李同老。詩學三人，老瞞與焉；少陵爲後，姬旦爲先。字學漢魏；崔蔡鍾繇；古碑斷碣，刻意搜求。維茲三事，屋舍田疇。官貧何畏？官富可憐。卽此言歸，有贏不匱。人不疵尤，鬼無瞰崇。吾旣不貪，爾亦無恚。需則失時，決乃云智。

破屋

靡破牆仍缺，隣鷄喔喔來。庭花開扁豆，們子臥秋苔。畫鼓斜陽冷，虛廊落葉迴。掃階緣宴客，翻惹燕鴉猜。

登范縣城東樓

獨上秋城望，高樓出曉烟。西風漳鄴水，旭日魯鄆天。過客荒無館，供官薄有田。時平兼地僻，何況有豐年！

姑惡

古詩云：「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可謂忠厚之至，得三百篇遺意矣。然爲姑者，豈有後悔哉？因復

作一篇，極形其狀，以爲激勸焉。

小婦年十二，辭家事翁姑。未知伉儷情，以哥呼阿夫。兩小各羞態，欲言先囁嚅。翁令處閨閣，織作新流蘇。姑令雜作苦，持刀入中廚；切肉不成塊，礮硯登盤盪；作羹不成味，酸辣無別殊；析薪纖手破，執熱十指枯。翁曰「是幼小，教導當徐徐。」姑曰「幼不教，長太誰管拘？恃其桀傲性，將欺頹老軀；恃其驕縱恣，吾兒將伏蒲。」今日肄習辱，明日鞭撻俱。五日無完衣，十日無完膚。吞聲向暗壁，啾唧微歎吁。姑云是詛咒，執杖持刀鋸；「汝肉尙可切，頗肥未爲羶；汝頭尙有髮，薙盡爲秋盞。與汝不同生，汝活吾命殞！」鳩盤老形貌，努目真兇屠。阿夫路顧視，便噴「羞恥無！」何翁路勸慰，便噴「昏老奴！」隣舍路探問，便噴「何與渠！」嗟嗟貧家女，何不投江湖！——江湖飽魚鼈，免受此毒荼。嗟哉天聽卑，豈不聞怨呼？人間爲小婦，沉痛結冤誣。飽食償一刀，願作牛羊豬。豈無父母來，洗泪飾歡娛？豈無兄弟問，忍痛稱姑劬？疤痕掩破襟，禿髮云病疎。一言

詩

抄

及姑惡，生命無須史。

邯鄲道上二首

銅臺西北又叢臺，決蔘塵沙泯水迴。笑武靈王無末路；愛廝養卒有英才。青山易老人長在，白髮無權志不灰。最是耳餘堪借鑑，千秋勿頸有疑猜。

仙館荒寒不見人，呂翁遺像滿埃塵。古碑剔藓前文陋，畫壁含苔幻說新。幾處斷橋寺破板，一溝折葦臥秋蘋。分明告我浮生事，伏枕仍須夢假真！

漁家

買得鮮魚百二錢，糴糧炊飯放歸船。拔來濕葦燒難着，晒在垂楊古岸邊。

小遊

(贈杭州公者三)

撇杭越，入姑蘇，吞震澤、藐西湖。錢塘之潮，十里闊盪似太湖，波浪渾如無，惠山買醉酒，酩酊金山，脚踢成齋粉。別有寥寥古澹心，披衣散髮焦崖頂，半夜狂捫瘞鶴銘。五更冷對文王鼎。大索揚州不見我，飄飄千里來山左。袖中力六百斤椎，椎開俗吏雙眉鎖。俗吏之俗亦可憐，爲君貸取百千錢。謁曲阜墓，觀燭山刻，登泰山巔。尙有嘶風掃電之驥足，送君雲外飛歸鞭。君之小游略如此，壯遊他日吾從爾。

江七姜七

(名昱；名文賦。)

揚州江七無書名，予獨愛其神骨清。歐陽體質格性情，藐姑冰雪光瑩瑩。如臯姜七無書名，予獨愛其堅秀明。梧桐月夜仙娥姪，如聞歎息微微聲。（查中書）二子才思原縱橫，二子學術原崢嶸。天南萬里諸髦英，俛首聽命無衡爭。板橋道人孤異行，昌羊別嗜顛倒傾。獨推書畫衆目眩，尋諸至理還平平。廟堂若薦犧剛駢，二子應列丹刻楹。大章簫韶成池鳴，景王無射休贈吹。卽令別調蘇竽笙，世間破裂琵琶箏。我來山左塵沙并，春風夜雨思喬鶯。窮途遇合何足營？望君刻苦孤邁征。江書姜畫懸臬根，歐千卞璧湘秋衡。或予謬鑑鑿目盲，請呼老秃嗤殘僧。

述荒行

十日賣一兒，五日賣一婦；來日贖一身，茫茫卽長路。長路迂以遠，關山雜豺虎。天荒虎不飢，肝人伺巖阻。豺狼白晝出，諸邨亂擊鼓。嗟予皮髮焦，骨斷折腰膂；見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不堪充虎餓，虎亦棄不取。道旁見遺嬰，憐拾置擔釜。——賣盡自家兒，反爲他人撫。路婦有同伴，憐而與之乳。咽咽懷中聲，啾啾口中語；從欲呼爺孃，言笑令人楚。千里山海關，萬里遼陽戍。嚴城嚙夜星，村燈照秋澗。長橋浮水面，風號浪偏怒。欲渡不敢撻，橋滑足無履；前牽復後曳，一跌不復舉。過橋歇古廟，聒耳聞鄉語。婦人敘親姻，男兒說門戶。歡言夜不眠，似欲忘愁苦。未明復起行，霞光影踽踽；邊牆漸以南

，黃沙浩無宇。或云「薛白衣，征遼從此去。」或云「隋煬帝，高麗拜雄武。」初到若夙經，艱辛更談古。幸遇新夫人，區脫與眼處。長犁開古磧，春田耕細雨。字牧馬牛羊，斜陽谷量數。身安心轉悲，天南渺何許！萬事不可言，臨風淚如注。

還家行

死者葬沙漠，生者還舊鄉。遙聞齊魯郊，穀黍等人長。目營青岱雲，足辭遼海霜。拜墳一痛哭，永別無相望。春秋社燕雁，封淚遠寄將。歸來何所有：兀然空四牆。井蛙跳我窠，狐狸據我床。驅狐窺鼯鼠，掃逕開堂皇。濕泥塗舊壁，嫩草覆新黃。桃花知我至，屋角舒紅芳，舊燕喜我歸，呢喃話空梁。蒲塘春水暖，飛出雙鴛鴦。念我故妻子，竊賣東南莊。聖恩許歸贖，攜錢負囊囊。其妻聞夫至，且喜且徬徨。大義歸故夫，新夫非不良；摘去乳下兒，抽刀剖我腸。其兒知永絕，抱頸索我孃；墮地幾翻覆，淚面塗泥漿。上堂辭舅姑，舅姑淚浪浪；贈我菱花鏡，遺我泥金箱；賜我舊簪珥，包并羅衣裳：「好好作家去，永永無相忘！」後夫年正少，慚慘難禁當，潛身匿隣舍，背樹倚斜陽。其妻徑以去，疎隴遇林塘。後夫攜兒歸，獨夜臥空房；兒啼父不寐，燈短夜何長！

思歸行

山東遇荒歲，牛馬先受殃；人食十之三，畜食何可量！殺畜食其肉，畜盡人亦亡。帝

心軫念之，佈德回穹蒼。東轉遼海粟，西截湘漢糧；雲帆下天津，艤舳竭太倉。金錢數百萬，便宜爲賑方。何以未賑前，不能爲周防？何以既賑後，不能使樂康？何以方賑時，胃濫兼遺忘？臣也實不才，吾君非不良；臣幼讀書史，散漫無主張。如收敗貫錢，如撐斷港航；所以遇煩劇，束手徒周章。臣家江淮間，蝦螺魚藕鄉；破書猶在架，破甕猶在牀；待罪已十年，素餐何久長！秋雲雁爲伴，春雨鶴謀梁。去去好藏拙，滿湖蕩菜香。

效李艾山前輩體

秋聲何處尋？尋入竹梧裏。一片竹梧陰，何處秋聲起？

輓老師鄂太傅五首

西華門外草萋萋，百塔金鰲樹影迷。北斗有光清漏肅，三台無力曉雲低。上方乙夜調丹藥，七校春風送紫泥。其奈巫陽下霄漢，鈞天有詔竟先賚。

松蒼檜老日華東，鈴索淒清澹曉風。遺草不曾歸太史，嘉謨只是告深宮。江山有象心難畫，周召無模趣則同。應上九天陪列聖，赤虬騎在白雲中。

六詔風煙舊莽蒼，九邊吹角夜琅琅。雲山秋靜黃金甲，花柳春深綠野堂。辟穀有方羞檢閱，掃門無客自清涼。聖朝若畫麟閣，姓霍仍須諱寫光。

天淚皇皇溼尾箕，八荒九譯盡街悲。武功萬里兼文德，三佐千秋實帝師；學並南陽遠

令主，勳高郭相又佳兒。人間五福於今備，合演洪疇作誅辭。

平泉草木錫天家，石檻松門竹逕賒。籠鳥放還天地面，池魚樂並海江涯。布衣屢臥平津閣，遠淚難揮杜曲花。華屋山邱何限痛，終須來吊舊烟霞。

斷肉

白駒場顏秋水前輩詩云「……………」又云：「偷臨畫榻奴藏筆，貪看斜陽婢倚樓。」

涪州常建極有云：「奴潛去志神先阻，鷓有飢容羽不脩。」湖州潘汝龍西湖詩云：「秋風雁響鎖王塔，暮雨

人耕買相固。」淮安程風衣云：「乾坤著意窮吾黨，途路難言仗友生。」——一斑可喜，何必全豹。

小小茅齋短短籬，文窗繡案緊封皮。秋風白粉新泥壁，細貼羣賢斷句詩。

署中無紙書狀尾數十與佛上人

開書狀尾與山僧，亂紙荒麻疊幾層。最愛一窗晴日照，老夫衙署冷于冰。

詠史

寥寥關門六扇開，天邊太華鳥飛迴。漢家安受秦家業，項羽東歸只廢才。

晉齊盟強自雄，便應割據守關中；如何宴罷鴻門去，却覓彭城小附庸。

窘况爲許衡州賦

半缺柴門叩不開，石稜磚縫好蒼苔。地偏竹徑清于水，雨冷詩情瘦似梅。山茗未賒將



荷代，學錢無措喚兒回。塾師亦復多情思，破點經書手送來。

萬里西風雁陣哀，五更霜月起徘徊。薄田累我年年種，秋稼登場事事來。私券官租紛奎欠，女裙兒褐待新裁。老親八十豪情在，斗米焉能廢臘醅！

憶湖村

數聲桃桔隔烟蘿，是處西風壓稻禾。荻葦半含東墅雨，鷺鷥遙立夕陽波。買魚人鬧橋邊市，得酒船歸月下歌。擬向湖干築秋舍，菊籬楓徑近如何？

和高相公給賑山東道中喜雨并五日自壽之作

（諱斌，號東軒。）

相公捧詔視東方，百萬陳因下太倉。天語播時人盡飫，好風吹處日俱長。村村布穀催新綠，樹樹斜陽送晚涼。多謝西南雲一片，頓教霖雨徧耕桑。

五日生辰道上過，山根雲脚水羅羅。銜沈角黍箋翁獻，介壽蒲尊瓦盎多。馬上旌旗迷海，柳邊輿蓋拂維河。愚民攀拽無他囑，爲報君王有瑞禾。

和學使者于殿元枉贈之作

（諱敏中）

十載揚州作畫師，長將赭墨代胭脂；寫來竹柏無顏色，賣與東風不合時。
潦倒山東七品官，幾年不聽夜江湍。昨來話到瓜洲渡，夢遶金山曉日寒。
三百人中最後生，玉堂時聽夜書聲。知君療得嫦娥渴，不爲風流爲老成。

山東鎖院自清涼，湖水湖雲入檻長。剪取吾家書帶草，爲君結束錦詩囊。

濟南試院奉和宮詹德大主師枉贈之作

諱保

鎖院西風畫雉清，淡雲歸雁濟南城。桂花不用月中折，奎閣儼如天上行。模範已看金在鑄，洗磨終愧玉無成。饒他蜡華青青色，還讓先生泰岱橫。

小園

月光清峭射樓臺，淺夜籬門尙半開。樹裏燈行知客到，竹閒烟起喚茶來。數聲犬吠鷓星落，幾陣風傳遠笛哀。坐久談深天漸曙，紅霞露冷滿蒼苔。

寄小徒岷甯坤豫二孝廉兼呈令師崔雲墅先生

板橋頭髮已蒼蒼，爾輩何須學老狂！記取舊延崔錄事，鷓鴣那得及鴛鴦。

御史沈椒園先生新修南池建少陵書院并作雜劇侑神令歲時歌

舞以祀

沈隲廷芳

御史聽馬行山東，馬蹄到處膏露濃。洗排秦岱礪鄒嶧，吹青漢柏秦皇松。少陵雨池久寂泐，夕陽慘淡荒波紅。廟之新之繪而塑，牢之饗之鼎以鐘。雕鐫鱗羽動筍簞，梁楫疊闢相飄沖。揮毫蘸墨作碑版，百金一字尤堅工。板橋居士讀不厭，臥看三日鋪秋茸。頗聞歲時虔禱祀，盪猪割雉陳蝦鱸。在梨青桃海蠶鹿，楊梅橘柚南柑封。以其餘閒作雜劇，燕姬

越女黃嬈踪。相隨太白著宮錦，潞州別駕調羹羹。金元院本久退舍，秦簫湘瑟清魚龍。神靈飄飄俯而喜，葦花之外雲之中。願從先生乞是劇，選伶編譜琳瑯宮。

瓜洲夜泊

葦花如雪隔樓臺，咫尺金山霧不開。慘淡秋燈魚舍遠，朦朧夜話客船偃。風吹隱隱荒鷄唱，江動洶洶此斗迴。吳楚咽喉橫鐵甕，數聲清角五更哀。

偶然作

文章動天地，百族相綢繆。天地不能言，聖賢爲嚆噓。奈何織小夫，雕飾金翠稠！口讀子虛賦，身著貂錦裘。佳人二八時，明星燦高樓。名酒黃羊羹，華燈水晶球。偶然一命筆，幣帛千金收。歌鍾連戚里，詩句欽王侯。浪膺才子稱，何與民瘼求！所以杜少陵，痛哭何時休！秋寒室無絮，春雨耕無牛；嬌兒樂歲飢，病婦長夜愁。推心擔販腹，結想山海隈。衣冠兼盜賊，征戍雜纍囚。史家欠實錄，借本資校讎。持以奉吾君，藻鑑橫千秋。曹劉沈謝才，徐庾江鮑儔。自云舖敝筆，吾謂乞兒謀！

題盆蘭倚蕙圖

春蘭未了夏蘭開，畫裏分明喚阿猷。閱盡榮枯是盆盎，幾回拔去幾回栽。

題破盆蘭花圖

春雨春風寫妙顏，幽情逸韻落人間；而今究竟無知己，打破烏盆更入山。

題嶠壁蘭花圖

山頂蘭花早早開，山腰小箭尙含胎。畫工立意教停蓄，何苦東風好作媒！

題半盆蘭蕊圖

盆畫半藏，蘭畫半含；不求發洩，不畏凋殘。

題屈翁山詩札石濤石谿八大山人山水小幅并白丁墨蘭共一卷

國破家亡鬢總皤，一囊詩話作頭陀。橫塗壁抹千千幅，墨點無多淚點多。

題姚太守家藏惲南田梅菊二軸

(姚賈演)

今日方知惲壽平，石田筆墨十洲情；廿年贗本相疑信，徒使前賢笑後生。

畫芝蘭棘刺圖寄蔡太史

(諱時田)

寫得芝蘭滿幅春，傍添幾筆亂荆榛。世間美惡俱容納，想見溫馨澹遠人。

題石東邨鑄陶集

詩人老去與偏豪，燒盡千篇又鑄陶。從此鑄韓還鍊杜，更于三代鑄風騷。

家兗州太守贈茶

(諱方坤)

頭綱八餅建溪茶，萬里山東道路賒。此是蔡丁天上貢，何期分賜野人家！

惱灘縣

行盡青山是灘縣，過完灘縣又青山。宰官枉負詩情性，不得林樾指顧間。

饒詩

客來頗有一盤棋，客去非無酒數卮；髮短官忙身又病，倩君饒我一篇詩。

興到千篇未是多，愁來一字懶吟哦。非云此事從今絕，晚後佳時待體和。

贈陳際青

瓜州江水夜潮平，月滿秋田鶴淚清。記得扁舟同臥聽，金山雲板二三更。

眞州雜詩八首併及左右江縣

春風十里送啼鶯，山色江光翠滿城。曲岸紅微明澗水。矮窗白紙出書聲。衙齋種豆官無事，刀筆題詩吏有名。昨夜村燈魚藕市，青帘醇酒見人情。

村中布穀縣中啼，桑柘低簷麥隴齊。新笋剛來泥未洗，江魚買得酒還攜。山花雨足皆含，絮襖春深欲換絺。何限農家辛苦事，漸看兒女滿町畦。

寒衣新熨摺參差，一笑裘毛落許時。脾土漸衰唯食粥，風情不減尙填詞。雪中松樹文山廟，雨後桃花滄女祠。最愛卷簾高閣上，楚江晴碧晚烟遲。

月白潮生野水潺，上游千里控荆蠻。洗淘赤壁無遺燎，溶樣金陵有賸山。烟裏戍旗秋

露濕，沙邊戰艦夕陽閒。真州漫笑彈丸地，從古英雄盡往還。

吳越咽喉鐵甕城，隔江相望曉烟橫。高橋迥與山排列，濁浪喧同海鬪爭。卷去蘆花渾雪意，飄來鼓角盡秋聲。中原萬里無烽燧，扶杖衰翁未見兵。

南國楓凋結綺樓，雷塘北去蓼花秋。染成紅淚胭脂濕，蘸破新霜草木愁。兩地干戈幾轉瞬，一般成敗莫回頭。後庭遺曲江邊唱，又聽隋家清夜遊。

行過青山又一山，黃將軍墓兀其間。懸崖斷處孤松出，駭浪崩時血淚還。江上諸藩皆逆類，樞中一老復顏顏。抵天隻手終何益！運去心枯事總艱。

何事秋風只杜門？護花長怕曉霜痕。掛冠盛世才原拙，賣字他鄉道豈尊！山雨乍晴如洗沐，江烟一起又黃昏。惟君詩興清豪在，喚醒東南旅家魂。（和張仲倫一首）

真州八首屬和紛紛皆可喜不辭老醜再疊前韻

江頭語燕雜啼鶯，淡淡烟籠綉畫城。沙岸柳拖騎馬客，翠樓簾捲賣花聲。三冬薺菜偏饒味，九熟櫻桃最有名。清興不辜諸酒伴，令人忘却異鄉情。（謂張仲倫鮑匡溪米舊山方竹樓諸子）

滿林烟雨曙鴉啼，潑脈春流與岸齊。蝦菜半肩奴子荷，花枝一剪老夫携。除煩苦茗煎新水，破暖輕衫染舊緜。最是老農閒不住，牆邊屋角韭爲畦。

滿塍新綠燕參差，正是秧鍼刺水時。陌上壺漿酬力作，田中么鼓唱旨辭。隸霖聖世唯

雷塊，貓虎先型有賽祠。野老何知含哺樂，優游化日向來遲。

一江離思水潺潺，綠酒紅亭怨小蠻。芳草不曾遮遠道，浮雲只是壓青山。縷絲無力春蠶老，繫臂何心綵縷閒！咫尺鄉園千里闕，大刀頭缺幾時還。

莽莽山城接水城，千年霸業尚縱橫。佛狸去後弛戎馬，侯景來時釀戰爭。君相南朝同燕幕，文章六代總蛙聲。衣冠禮樂吾朝盛，除却菟苗未點兵。

伍相祠高百尺樓。屯田遺墓也千秋。溪邊花落三春雨，江上潮來萬古愁。無主泥神常趁廟，失羣才子且抵頭。畫船半破零星板，一棹殘陽寂寞遊。

踏遍芒鞋爲買山，誰家小閣樹中間？白雲封處門長閉，紅日高時夢未還。六代烟花銷妄念，揚州金粉付朱顏。惟餘一二漁樵侶，釣雨擔雲事未艱。

枯葉楓枝靜掩門，臥看霜雁碧天痕。一生去國魯司寇，萬古辭家佛世尊。策馬有心鞭已折，抄書無力眼全昏。而今說醒雖非醒，前此俱爲蝶夢魂。

和雅雨山人紅橋修禊(盧諱見贊)

一綫沙隄一葉舟。柳濃鶯脆恣淹留。雨晴芍藥彌江縣。水長秦淮似蔣州。薄倖春光容易老，遷延詩債幾時酬？使君高唱凌顏謝，獨立吳山頂上頭。

年來脩禊讓今年，太液昆池在眼前。迥起樓臺迴水曲，直鋪金翠到山巔。花因露重留

蝴蝶，笛怕春歸戀畫船。多謝西南新月掛，一鉤清影暗中圓。

十里亭池一水通，儼開銀鑰日華東。逶迤碧草長楊道，靜悄朱簾上苑風。天淨有雲皆
綿綉，樹深無雨亦溟濛。甘泉羽獵應須賦，雅什先排禊帖中。

草頭初日露華明，已有遊船歌板聲。詞客關河千里至，使君風度百年清。青山駿馬旌
旗隊，翠袖香車綉畫城。十二紅樓都倚醉，夜歸疑聽景陽更。

再和盧雅雨四首

廣陵三日放輕舟，漸老春光尙小留。才子新詩高白傅，故園名酒載青州。（公山東人）花
因近席枝偏亞，人有憑闌句未酬。隔岸滌裙諸女伴，一時欣望盡白頭。

莫以青年笑老年，老懷豪宕倍從前。張筵賭酒遠通夕，策馬登山直到巔。落日澄霞江
外樹，鮮魚晚飯越中船。風光可樂須行樂，梅豆青青漸已圓。

別港朱橋面面通，畫船西去又還東。曲而又曲邗溝水。温且微温上已風。放鴨洲邊烟
漠漠，賣花聲裏雨濛濛。關心民瘼尤堪慰，麥隴青葱入望中。

新月微微一綫明，啣山低樹傍歌聲。烟橫碧落春星詹，露滿宮樓夜氣清。皂隸解吟箋
上句，輿臺霑醉柳邊城。歸途莫漫頻眩眼，花漏東丁已二更。

後種菜歌（仍爲常公廷齡作）

葉葉青，霜雪零；葉葉落，桃李灼。別有寒暄只自知，骨頭不比松枝弱。轆轤牽斷錦餅硬，填膽胭脂亡國井。哇乾蟲蠹葉如紗，蠶入孝陵牆上粉。碎鱗殘虎暮松聲，掃葉填沙甕道傾。年年寒食一盞飯，來享孤臣舊菜羹。

李御于文濬張賓鶴王文治會飲

險避我竟如讎，湖海英雄不自由。今日一杯明日別，訂盟何得及沙鷗！

小古鏡爲同年金殿元作

（讀德瑛）

黽劓蝕蛟龍缺，秋水澄泓海月殘。料得君心如此鏡，玉堂高掛古清寒。

贈袁枚

室藏美婦鄰誇豔，君有奇才我不貧。

板橋集

興化 板橋鄭燮著

詞鈔類

漁家傲

王荆公新居

積雨新晴紅日吐，小橋著水烟綿樹。茅屋數間誰是主？王介甫而今曉得青苗誤？
惠卿曹何足數？蘇東坡遇還相恕。千古文章根肺腑，長憶汝將山山下南朝路。

蝶戀花

晚景

片青山臨古渡，山外晴霞漠漠收；殘雨流水遠天波，似乳斷烟飛上斜陽去。徒倚
高樓無一語，燕不歸來沒箇商量處；鴉噪暮雲帆堞古，月痕淡入黃昏霧。

漁父

本意



宿雨新晴江氣涼，溼烟初破柳絲黃。纔上巳，又清明，桃花邨店酒餅香。漠漠海雲微漏日，茫了春水潮盈塘。波澹蕩，燕低昂，小舟絲網隲魚梁。

浪淘沙

暮春

春氣晚來晴，天濬雲輕；小樓忽洒夜窗聲，臥聽瀟瀟還浙浙，溼了清明。節序太無情，不肯留停！留春不住送春行，忘却羅衣都溼透，花下吹笙。

利洪覺範瀟湘八景

一 瀟湘夜雨

風雨夜江寒，蓬背聲喧。漁人穩臥客人歎，明日不知晴也未？紅蓼花殘。晨起望沙灘，一片波瀾，亂流飛瀑洞庭寬。何處雨晴還是舊，只有君山。

二 山市晴嵐

雨淨又風恬，山翠新添；薰蒸上接尉藍天；惹得王孫芳草色，醞釀春田。朝景尙拖烟，日午澄鮮，小橋山店倍增妍；近到略無些色相，遠望依然。

三 漁村夕照

山迥暮雲遮，風緊寒鴉；漁舟箇箇泊江沙，江上酒旗飄不定，旗外烟霞。爛醉作生

涯，醉夢清佳。船頭鷄犬自成家。夜火秋星渾一片，隱躍蘆花。

四 煙寺晚鐘

日落萬山巔，一片雲烟，望中樓閣有無邊。惟有鐘聲攔不止，飛滿江天。秋水落秋泉，晝夜潺湲。梵王鐘好不多傳，除却晨昏三兩擊，悄悄無言。

五 遠浦歸帆

遠水淨無波，蘆荻花多；暮帆千疊傍山坡。望裏欲行還不動，紅日西陲。名利竟如何，歲月蹉跎！幾番風浪幾暗和。愁水愁風愁不盡，總是南柯。

六 平沙落雁

秋水平漾沙，天末澄霞。雁行栖定又喧譁；怕見洲邊燈火焰，怕近蘆花。是處網羅除，何苦天涯？勸伊早早北還家。江上風光留不得，請問飛鷓。

七 洞庭秋月

誰買洞庭秋，黃鶴樓頭，槐花半老桂花稠。纔送斜陽西嶺去，月上簾鉤。滌滌大荒烟淨雲收，萬條銀綫接天浮。不用畫船沽酒去，我自神遊。

八 江天暮雪

雪意滿瀟湘，天淡雲黃；梅花凍折老松僵。惟有酒家偏得意，帘旆飄揚。不待揭簾

香，引動漁郎；袈衣燎濕暖鍋傍；踏碎瓊瑤歸路遠，醉指銀塘。

種花

宿雨昨霄晴，今日還陰；小樓籠卷賣花聲。伏枕半酣猶未足，又是斜曛。晴雨總無憑，誰殺愁人。種花聊慰客中情；結實成陰都未卜，眼下青青。

賀新郎

徐青藤草書一卷

墨瀦餘香賸，掃長箋狂花撲水，破雲堆嶺。雲盡花空無一物，蕩蕩銀河瀉影；又略點箕張鬼井。未敢披圖容易玩，撥烟霞直上嵩華頂，與帝座呼相近。半生未掛朝衫領，狠秋風青衿剝去，禿頭光頸；只有文章書畫筆，無古無今獨逞；并無復自家門徑。拔取金刀眉目割，破頭顱血迸苔花冷，亦不是人間病。

西村感舊

撫景傷飄泊；對西風懷人憶地，年年擔擱。最是江村讀書處，流水板橋籬落。遠一帶烟波杜若。密樹連雲藤蓋瓦，穿綠陰拆入閒亭閣，一靜坐思量着。今朝重踐山中約；畫牆邊朱門欹倒，名花寂寞，瓜圃豆棚虛點綴。衰草斜陽暮雀，村犬吠故人偏惡，只有青山還是舊，恐青山笑我今非昨，雙鶴減壯心弱。

送顧萬峯之山東常使君幕

擲帽悲歌起，歎當年父母生我，懸孤射矢！半世銷沉兒女態，羈絆難躡鄉里，健漢爾
 蕭然攬轡。首路春風冰凍釋，泊馬頭浩淼黃河水，望不盡洶洶勢。到看秦岱從天墜，轟
 空青千崑萬嶂，雲揉月洗，封禪碑銘今在否？鳥跡蟲魚怪異，爲我弔秦皇漢帝；夜半更須
 陵日觀，紫金毬湧出滄溟底；盡海內奇觀矣！

獨有難忘者，甯不見慈親黑髮，於今雪滿！檢點裝囊針線密，老泪潺湲而瀉。知多少
 夢魂牽惹，不爲深情酬國士，肯孤踪獨騎天邊跨？遊子歎關山夜！頗聞東道兼騷雅，最
 羨是峯巒十萬，青排脚下。此去唱酬官閣裏，酒在冰壺共把，須勗以仁風遍野。如此清時
 宜樹立；況魯鄒舊俗非難化，休沉溺篇章也。

常君名建極，字近辰，旗下人。有登泰山絕頂詩云：「二三星斗胸前落，十萬峯巒脚
 底青。」又云：「烟霞歷亂迷齊魯，碑版零星例漢唐。」皆警句也。

贈王一姐

竹馬相過日，還記汝雲鬟覆額，胭脂點額，阿母扶攜翁負背，幻作兒郎粧飾。小則小
 寸心憐惜。放學歸來猶未晚，向紅樓存問春消息，問我索畫看筆。廿年湖海長爲客，都
 付與風吹夢杳，雨荒雲隔。今日重逢深院裏，一種溫存猶昔；添多少周旋形迹！回首當年

嬌小態，但片言微忤容顏赤，只此意最難得！

贈陳周京

咄汝陳生者！試問汝天南地北，遊踪偏也？十五年前廣陵道，馬上翩翩游冶；曾幾日
 髭鬚盈把！落拓東歸尋舊夢，別寒燈絮盡淒涼夜，渾不似無羈馬。君家先世丹青亞，（
 令祖射闖賊中目）炳千秋凌烟褒鄂，雲臺耿賈。誰料關西將家子，亂草飄蓬四野還。一任
 雨淋霜打，莫向人前談往事。恐道傍屠販是虛假，勉強去粧雙啞！

有贈

舊作吳陵客，鎮日向小西湖上，臨流弄石。雨洗梨花風欲軟，已逗蝶蜂消息，却又披
 春寒微勒。問道可人家不遠，轉畫橋西去羅門碧，時聽見高樓笛。綠慳靦面還相失，誰
 知向海雲深處，感勸款惜。一夜尊前知己淚，背着短梁偷滴，又互把羅衫拭濕。相約明年
 春事早，嚼花心紅蕊相思汁，共染得肝腸赤。

落花

小立梅花下，問今年暖風未破，如何開也？不是花開偏怨早，總爲早開先謝，裁斷雨
 零烟飄灑。粉蝶游蜂誰念舊，背殘枝飛過千秋架；只落得蛛絲掛！江南一月花擡價，有
 多少遊童陌上，春衫細馬。十里香車紅袖小，婉轉翠眉如畫；佯不解傍人覷咱；忽見柳花

飛亂絮，念海棠春老誰能嫁，淚暗濕青羅帕。

答小徒許樗存

十載名場困，走江湖盲風怪雨，孤舟破艇。江上蕭蕭黃葉寺，亂草荒烟滿徑。惹客子斜陽夢冷；檢點殘詩尋舊句，步空廊古殿琉璃影，一個字吟難定。書來慰勉慇懃甚，便道是前途萬里，風長浪穩。可曉金蓮紅燭賜，老了東坡兩鬢；最辜負朝雲一枕。擬買清風象皓月，對歌兒舞女閒消悶，再休說清華省。

述詩一首

詩法誰爲準？統千秋姬公手筆，尼山定本。八斗才華曹子建，還讓老瞞蒼勁，更五柳先生澹永。聖哲好雄兼曠逸，總自裁本色留深分，一快讀分倫等。唐家李杜雙峯並，笑紛紛詩奴詩友，詩魔詩鳩。王孟高標清徹骨。未免規方略近；似願步驂臨未聘。怪殺韓碑揚巨斧，學昌黎險語排生硬，便突過昌黎頂。

經世文章要，陋諸家裁雲鏤月，標花籠草；縱使風流誇一世，不過閒中自了。那識得周情孔調——七月東山千古在，恁描摹瑣細民情妙，畫不出幽風稿。文闕國運猶其小，剖鴻濛清甯厚薄，直通奧覈；寒暑陰陽多殄忒，筆底迴旋不少；莫認作書生談笑。回首少年游冶習，採碧雲紅豆相思料，深愧殺杜陵老。

食瓜

五色嘉瓜美，問東陵故侯安在？圃園殘廢。多少金臺名利客，略啗腥羶滋味，便忘却田家甘旨！門逕薜蘿荒不剪，綠楊橋板斷空流水，總不作抽身計。吾家家在烟波裏，纔秋城藕花蘆葉，渺然無際。底事欲歸歸不得，說是組通作吏，聽此話令人慚恥。不但古賢吾不逮，看眼前何限賢勞輩，空日費官倉米！

陸種園先生一首

弔史閣部墓

孤塚狐穿罅，對西風招魂剪紙，澆奠列鮮。野老爲言當日事。戰火連天相射；夜未半層城欲下。十萬橫磨刀似雪，儘孤臣一死他何怕！氣堪作長江掛。難禁恨泪如鉛瀉。人道是衣冠葬所，音容難畫。歛灰路傍松與柏，日日行人繫馬；且一任樵蘇盡打。只有殘碑留漢字。細摩挲不識誰題者，一半是荒苔藉。

青玉案

宦况

十年蓋破黃綢被，儘歷遍官滋味。雨過槐廳天似水，正宜潑茗，正宜開釀，又是文書累。坐曹一片呖呼碎，衙子催人粧魂魄，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闌獨跋，漏寒風起，多少

雄心退。

菩薩蠻

留春

留春不住由春去，春歸畢竟歸何處？明歲早些來，烟花待剪裁。雪消春又到，春到人偏老。切莫怨東風，東風正怨儂。

留秋

留春不住留秋住，籬菊叢叢霜下護。佳節入重陽，持螯切嫩葦。土上山無數。何處登高去？松徑小山頭，夕陽新酒樓。

宿千科柳

漁家泊在清淮口，西風稻熟千科柳。茅店掛新紅，酒旗青更濃。買酒將魚操，得酒船頭轉。岸上打場聲，漁歌水上清。

浣溪沙

少年

硯上花枝折得香，枕邊蝴蝶引來狂，打人紅豆好收藏。數鳥聲時癡卦算，借書攤處暗思量，隔牆聽喚小珠娘。

老兵

萬里金風病骨秋，創痍血漬隴西頭，戍樓閒補破羊裘。
少壯愛傳京國信，老年只話故鄉愁，近來鄉思也悠悠！

隴雨蕭蕭鬪草長，夕陽慘淡下邊牆，敵樓風起暮鴉翔。
册上有名還點隊，軍中無事不歸行，替人磨洗舊刀鎗。

沁園春

恨

花亦無知，月亦無聊，酒亦無靈；把天桃碾斷，煞他風景；鸚哥煮熟，佐我杯羹。梵
硯燒書，椎翠裂畫，毀盡文章抹盡名。榮陽鄭有，慕歌家世，乞食風情。單寒骨相難更，
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門秋草，年年破卷，疏窗細雨，夜夜孤燈。難道天公，還符恨口，
不許長吁一兩聲！顛狂甚，取烏絲百幅，細寫淒清。

落梅

小苑閒窗，細雨初晴，日射朱扉；正疏梅幾點，粉嬌紅媚，幽香滿逕，天淡雲微。莫
打游蜂，還邀蜂蝶，海燕今朝歸不歸？春如醉，甚東風惡劣碎攪花飛？明知不怪風吹，
奈不怨東風却怨誰？且落英細掃，藏諸硯匣，棧枝一剪，供在書帷。昨夜三更，燈昏月淡

，鐵馬檐前說是非。全無謂！到飄零殘褪，妬甚光輝。

西湖夜月有懷揚州舊遊

飛鏡懸空，萬疊秋山，一片晴湖。望遠林燈火，乍明還滅；近隄人影，似有如無。馬上提壺，沙邊奏曲，芳草迷人臥莫扶。非無故；爲青春不再著意蕭疏。十年夢破江都，奈夢裏繁華費掃除。更紅樓夜宴，千條絳蠟；綵船春泛，四座名姝。醉後高歌，狂來痛哭，我輩留情有是夫？今宵月，問江南江北，風景何如？

踏莎行

無題

中表姻親，詩文情懷，十年幼小嬌相護。不須燕子引人行，畫堂得到重重戶。顛倒思量。朦朧劫數，藕絲不斷蓮心苦。分明一見怕銷魂。却愁不到銷魂處。

荊州亭

江上

江雨蕭蕭漸大，悶倚蓬窗一箇；沽酒不曾來，借取隣舟燈火。半擔六朝奇貨，千古暮雲江左。販賣是誰家？紫綬貂蟬入座。

千里布帆無恙，萬里沙鷗來往；剗却暮山青，更覺滄滄漾漾。多少六朝閒眼，近日

漁樵都忘。只是怨弘光，白晝金鑾選唱。

柳梢青

有贈

韻遠情親，眉梢有話，舌底生春；把酒相偎，勸還復勸，溫又重溫。柳條江上，鮮新有何限！鴛兒喚人，鴛自多情。燕還多態，我只卿卿？

虞美人

無題

盈盈十五人兒小，慣是將人惱。挽他花下去圍碁，故意推他勅敵讓他欺。而今春去花枝老，別館斜陽早；還將舊態作嬌癡，也要數番憐惜憶當時。

念奴嬌

金陵懷古十二首

石頭城

懸巖千尺，借歐刀吳斧，削成江郭。千里金城迴不盡，萬里洪濤噴薄。玉瀆樓船，旌麾直指，風利何曾泊？船頭列炬，等閒燒斷鐵索。而今春去秋來，一江烟雨，萬點征鴻。叫盡六朝興廢事，叫斷孝陵殿閣。山色蒼涼，江流悍急，潮打空城脚。數聲漁笛，蘆

花風起作作。

周瑜宅

周郎年少，正雄姿歷落，江東人傑。八十萬軍飛一炬，風卷灘前黃葉；樓櫓雲崩，旌旗電掃，燦射江流血；威陽三月，火光無此橫絕。想他豪竹哀絲，回頭顧曲，虎帳談兵歎。公瑾伯符天挺秀，中道君臣惜別。吳蜀交疎，炎劉鼎沸，老魅成姦黠。至今遺恨，秦淮夜夜幽咽！

桃葉渡

橋低紅板，正秦淮水長，綠楊飄撇；管領春風陪舞燕，帶露含悽惜別。烟軟梨花，雨嬌寒食，芳草催時節；畫船簫鼓，歌聲淙繞空闊。究竟桃葉桃根，古今豈少；色藝稱雙絕！一縷紅絲偏繫左，閨閣幾多埋滅。假使夷光，苧蘿終老，誰道傾城哲！王郎一曲，千秋豔說江楫。

勞勞亭

勞勞亭畔，被西風一夜，逼成衰柳；如綫如絲無限恨，和雨和烟僂僂。江上征帆，尊前別淚，眼底多情友；寸言不盡，斜陽脈脈淒瘦。半生圖利圖名，閒中細算，十件長輪九。跳盡胡孫糖盡戲，總被他家哄誘。馬上旌笳，街頭乞叫，一樣歸烏有！達將何樂，窮

更不若株守。

莫愁湖

鴛鴦一字，是紅閨佳話，然乎否否？多少英雄兒女態，釀出禍胎冤數。前殿金蓮，後庭玉樹，風雨摧殘驟。盧家何幸！一歌一曲長久。卽今湖柳如烟，湖雲似夢，湖浪濤於酒。山下藤蘿飄翠帶，隔水殘霞舞袖；桃葉身微，莫愁家小，翻借詞人口；風流何處！舞榮無辱無谷。

長千里

逶迤曲巷，在春城斜角，綠楊陰裏。赭白青黃牆砌石，門映碧溪流水。細雨錫簫，斜陽牧笛，一逕穿桃李。風吹花落，落花風又吹起。更兼處處綠車，家家社燕，江上風光美，四月櫻桃紅滿市，雪片鱗魚刀飢。淮水秋青，鐘山暮紫，老馬耕閒地。一丘一壑，吾將終老于此。

臺城

秋之爲氣，正一番風雨，一番簫瑟。落日鷄鳴山下路，爲問臺城舊跡。老蔓藏蛇，幽花濺血，壞堞零烟碧。有人牧馬，城頭吹起殘粟。當初麴代犧牲，食惟菜果，恪守沙門律。何事餓來翻掘鼠，雀卵攀巢而吸。再曰荷荷。跌跣竟逝，得亦何妨失！酸心硬語，荒

雄泊在胸臆。

胭脂井

轉轡轉轉，把繁華舊夢，轉歸何許。只有青山園故國，黃葉西風菜圃。拾橡瑤階。捉魚官沼，薄暮人歸去。銅餅百丈，哀音歷歷如訴。過江咫尺迷樓，字文化及，便是韓擒虎。井底胭脂聯臂出，問爾蕭娘何處？清夜遊詞，後庭花曲，唱徹江關女；詞場本色，帝王家數然否？

高座寺

暮雲明滅，望破樓隱隱，臥鐘殘院。院外青山千萬疊，階下流泉清淺。鴉噪松廊，鼠翻經匣，僧與孤雲遠；空梁蛇脫，舊巢無復歸燕。可憐六代興亡，生公寶誌，絕不關恩怨。手種菩提心劍戟，先墮釋迦輪轉。青史譏彈，傳燈笑柄，枉作騎牆漢！恆沙無量，人間劫數自短。

孝陵

東南王氣，掃偏安舊習，江山整肅。老檜蒼松盤寢殿，夜夜蛟龍來宿。翁仲衣冠，獅麟頭角，靜鎖苔痕綠。斜陽靈碣，幾人繫馬而讀？聞說物換星移，神山風雨，夜半幽靈哭。不記當年開國日，元主泥人淚簇。蛋殼乾坤，九泥世界，疾卷如風燭。老僧山畔，烹

泉只取一掬。

方景兩先生祠

乾坤欹側，藉豪英幾輩，半空撐住。千古龍逢原不死，七竅比干肺腑。竹杖麻衣。米袍白刃，朴拙爲艱苦。信心而出，自家不解何故。也知稷契臯夔，閔顛散适，嶽降維申甫。彼自承平吾破裂，題目原非一路。十族全誅，皮囊萬段，魂魄雄而武。世間鼠輩，如何絀得老虎！

詞

宏光

宏光建國，是金蓮玉樹，後來狂客。草木山川何限痛，只解徵歌選色！燕子啣筵，春燈說謎，夜短嫌天窄。海雲分付，五更攔住紅日。更兼馬阮當朝，高劉作鎮，犬豕包巾幘！賈盡江山猶恨少，只得東南半壁！國事興亡，人家成敗，運數誰逃得？太平隆萬，此曹久已生出！

妙

西江月

警世

細雨玲瓏葉底，春風淡蕩花心；夢中做夢最怡情，蝴蝶引人入勝。俗子幾登青史，英雄半在紅塵。酒懷豪淡臥旗亭，滿目蒼山暮影。

世事無端冷淡，老懷何處安排？美人頭上插新梅。昨日花枝不戴。粉蝶誇衣徑去，黃鶯吝舌先回。醉中丟我在塵埃，醒後也無恹恹。

老子殘書破帽，兒孫綠酒紅裙；爭春不肯讓豪分，轉眼西風一陣。皓月當頭最樂，疾雷破柱還驚。世間多少夢和醒，惹得黃梁飯冷。

唐多令

寄懷劉道士并示酒家徐郎

一抹晚天霞，微紅透碧紗；顛西風涼葉些些，正是客愁愁不穩；楊柳外，又驚鴉。
桃李別君家，霜淒菊已花；數歸期雪滿天涯。分付河橋多釀酒，須留待；故人賒。

思歸

絕塞雁行天，東吳鴨嘴船；走詞場三十餘年，少不如人今老矣！雙白髯，有誰憐？
官舍冷無烟，江南薄有田；買青山不用青錢；茅屋數間猶好在，秋水外，夕陽邊。

滿江紅

金陵懷古

淮水東頭，問夜月何時是了？空照微飄零宮殿，淒涼華表。才子總被杯酒誤，英雄只向碁盤鬧。問幾家輸局幾家贏？都難曉。
流不盡——長江淼；拔不倒荒鐘山嶺。贖古碑荒

塚，淡形殘照。碧蕪傷心亡國柳，紅牆墮淚南朝廟。問孝陵松柏幾多存？年年少！

思家

我夢揚州，便想到揚州夢我。第一是隋隄綠柳，不堪煙鎖。朝打三更瓜步月，田荒十里虹擬火；更江蘇冷淡不成圓，櫻桃顆。何日向——江邨躲？何日上——江樓臥？有詩人其其，酒人个个。花逕不無新點綴，沙鷗頗有閒功課。將白頭供作折腰人，將毋左！

招隱寺

轉過山頭，隱隱見松林一片，其中有佛樓斜角，紅牆半閃。雨後尋芳沙逕軟，道傍小飲邨醪賤。聽石泉幽澗響琮琤，清而淺。山門外，金泥匾；祇樹下，香塗殿。看幾朝營造，幾朝褒貶。七級浮圖空累積，一聲杜宇誰聽見？向禪扉合掌問宗風。斜陽遠。

田家四時苦樂歌（過橋新格）

細雨輕雷，驚蟄後和風動土；正父老催人早作，東畝南圃。夜月荷鋤林吠犬，晨星叱犢山沉霧。到五更驚起是荒鷄，田家苦。疎籬外，桃華灼；池塘上，楊絲弱，漸茅檐日煖，小姑衣薄。春菲滿園隨意翦，臘醅半甕邀人酌。喜白頭人醉白頭扶，田家樂？

麥浪翻風，又早是秧鉞半吐。看壠上鳴犂滑滑，傾銀潑乳。脫笠雨梳頭頂髮，耘苗汗滴禾根土。更養蠶忙殺采桑娘，田家苦。風盪盪，搖新箬；聲淅淅，飄新籜。正青蒲水

面，紅榴屋角。原上摘瓜童子笑，池邊濯足斜陽落。晚風前箇箇說荒唐，田家樂！

雲澹風高，送鴻雁一聲淒楚。最怕是打場天氣，秋陰秋雨；霜穗未儲終歲食、縣符已索逃租戶；更爪牙常倒急于官，田家苦！紫蟹熟，紅菱剝；枕梧響，村歌作。聽喧填社鼓，漫山動郭。挾瑟靈巫傳吉兆，扶藜老子持康爵，祝年年多似此豐穰，田家樂！

老樹槎枒，撼四壁寒聲正恁。掃不淨牛溲滿地，糞渣當戶。茅舍日斜雲釀雪，長隄路斷風吹雨。儘邨春夜火到天明，田家苦！草爲榻，蘆爲幕；土爲鎗，瓢爲杓。砍松枝帶雪，烹葵煮菘。秫酒釀成歡里舍，官租完了離城郭。笑山妻塗粉過新年，田家樂！

陸種園夫子一首

贈王正子

驀地逢君，且攜手爐邊細語；說蜀棧十年烽火，萬山鼙鼓。楓葉滿林愁客思，黃花徧地迷歸路。歎他鄉好景最無多，難常聚！同是客，君尤苦；兩人恨，憑誰訴？看囊中罄矣，酒錢何處？吾輩無端寒至此，寓見何物肥如許？脫敝裘付與酒家娘，搖頭去！

玉女搖仙珮

寄呈慎郡王

紫瑣居士，天上神仙，來佐人間聖世。河獻徵書，楚元設醴，一種風流高致。論詩情

字體，是王孟先驅。鍾張後起，豈屑屑丹青繪事，已壓倒董巨荆關數子！羨一騎翩翩，肯訪山中盤根仙李。（謂梅山李錯）我亦青玉燒燈，紅牙願曲，醉臥瑤臺錦綺。一別朱門，六年山左，老作風塵俗吏。總折腰爲米，竟何曾小補民生國計！憑致書青藜林邊。（孝民莊圖）紫瓊天上，詩文不是忙中事，舉頭遙望燕山翠。

有所感

綠楊深巷，人倚朱門，不是尋常模樣。旋浣春衫，薄梳雲鬢，韻致十分娟朗。向芳鄰潛訪，說自小青衣，人家斷養，又沒箇憐香惜媚，落在裘鶴燒琴魔障。頓惹起閒愁，代他出脫千思萬想。究竟人謀空費，天意從來——不許名花擅長！屈指千秋，青袍紅粉，多少飄零骯髒！且休論已往，試看子十載醋餅齏盞。憑寄語雪中蘭蕙；春將不遠，人間留得嬌無恙；明珠未必終塵壤。

酷相思

本意

杏花深院紅如許，一綫畫牆攔住。歎人間咫尺千山路！不見也相思苦，便見也相思苦！
分明背地情千縷，撫惱從教訴。奈花間乍遇言辭阻，半句也何曾吐！一字也何曾吐！

太常引

聽噶將軍說邊外風景（諷刺風）

滿天星露壓長城，夜黑月初生；萬障馬嘶鳴，還夾雜風聲雁聲。紅霞乍起，朝光滿地，飛鳥立轅門；邊塞靜無塵，須檢點中原太平。

冰龍吟

寄噶將軍歸化城

十年不見丰儀，髭鬚應向邊庭老。李家部曲，程家刁斗，寬嚴兩到。瘦弱日偏多，淡雲無着，涼風易掃。想錦裘貂障，三更雪壓，燈未滅，鄉心照。近世文章草草，把書生盡情談笑，八股何益？六經猶在，如何推倒？柏舉與吳，郢陵破楚，兵機最妙。寄東君滿腹韜鈴，盲左亦須尋討！

滿庭芳

贈郭方儀

白菜醃菹，紅鹽煮豆，儒家風味孤清。破餅磁酒，亂插小桃英。莫負陽春十月，且山西——邨落閒行；平山上，歲寒松柏，霜裏更青青。乘除天下事，圍碁一局，勝負難評。看金尊檀板，豪豈縱橫，便是輸他一着，又何曾著著讓他贏！寒窗裏——烹茶掃雪，一碗讀書燈。

晚景

秋水連天，寒鴉掠地，夕陽紅透疎籬。草枯霜勁，颯颯葉聲悲。幾點漁莊雁戶，爲風波，釣艇都稀。關山遠，征人何處，九月未成衣！柴扉無一事，乾坤倍大，儘可容伊。但著書原錯，學劍全非；漫把絲桐遣興，怕有人，戶外聞知；如相問——年來踪跡，一采蘋未曾歸！

贈歌兒

玉笛聲遲，琵琶索緩，幾回欲唱還停。撚花微笑，小立繡圍屏。待把金尊相勸，又推辭——宿酒還醒。秋堂靜，霜華博博，銀燭冷三更。輕輕喉一轉，未曾入破，響迸秋星。又低聲小壘，惜鳥柔情。試問青春幾許？是莫愁，未嫁芳齡。吾慚甚——髭黃髯苦，未敢說消魂。

村居

草綠如秧，秧青似草，碁盤畫出春田。雨濃桑重，鳩婦喚晴烟。江上斜橋古岸，掛酒旗，林外翩翩。山城遠，斜陽鼓角，雉堞暮雲邊。老夫三十載，燕南趙北，漲海蠻天。喜歸來故舊，情話依然。提起髻齡嬉戲，有鷗盟，未冷前言。欣重見，攜男抱幼，姻婭好聯。

瑞鶴仙

漁家

風波江上起，繫扁舟綠楊紅杏村裏，羨漁嬾風味；總不施脂粉，略加梳洗，野花插鬢，便勝似——寶釵香珥；乍呼郎撒網鳴榔，一櫂水天無際。美利！蒲筐包蟹，竹籠裝蝦，柳條突鯉；市城不遠；朝日去，午歸矣；併攜來一甕誰家美醞，人與沙鷗同醉，臥葦花一片茫茫，夕陽千里。

酒家

青旗江上酒，正細雨梨花清明前後，蝦螺雜魚藕，况泥頭舊甕。新開未久，清醇可口；盡醉倒——漁翁樵叟。向村墟歸路微茫。人與夕陽薰透。知否；世間窮達，葉底榮枯，卦中奇偶？何須計較？捧一醞，爲君壽。願先生一掃長安舊夢，來覓山中渴友。解金貂付與當壚，從今脫手。

山家

山深人跡少，漸石瘦松肥，雲癡鶴老，茅齋嵌幽鳥。有花枝旁出，蘿陰上罩。梅魚了了；潭水微，澄清寂照。啖林中春筍秋梨，嘗得靈芝仙草。飄渺！五更日出，犬吠雲中，鷄鳴天表。籬笆西角，星未盡，月猶皎。何問年走訪山中高士，闕領方袍大帽；也不

須服食黃精，能閒便好。

田家

江天春雨後，傍山下人家，野花如繡，平田大江口。喜潮來夜半，土膏浸透，青秧繚絡。埂岸上——撒麻種豆。放小橋曲港春船，布穀烟中楊柳，株守——最嫌吏擾，怕少官錢，惟知農友。匏尊瓦缶，邨釀熟，拉鄰叟。每長呼稚女童孫長大，婚嫁也須成就。到冬來新婦家家，情親姑舅。

僧家

茅庵欲欲倒，倩老樹撐扶，白雲環繞，林深無客到。有澗底鳴泉，谷中幽鳥，清風來掃，掃落葉，盡歸爐竈。好閉門煨芋挑燈，燈盡芋香天曉。非矯——也親貴胄，也踏紅塵，纔歸霞表。殘衫破衲，補不徹，縫不了。比世人少却幾莖頭髮，省得許多煩惱。向佛前燒炷香兒，閒眠一覺，

官宦家

笙歌雲外迥，玉燭爛星明；花深夜永，朝霞樓閣冷。尙牡丹貪睡，鸚哥未醒。戟枝槐影，立多少——金龜玉筍。霎時間霧散雲銷，門外雀羅張迥。猛省——燕銜春去，雁帶秋來，霜催雪緊。幾家寒凍，又逼出——梅花信。羨天公何限乘除消息，不是一家慳定。任憑他

鐵鑄銅鑄，終成畫餅！

帝王家

山河同敝屣，羨廢子傳賢，陶唐妙理，禹湯無算計。把乾坤重擔，兒孫挑起，千祀萬禩。洵多少——英雄閒氣！到如今故紙紛紛，何限秦頭漢尾！——休倚——幾家官寺，幾徧藩王，幾回成里。東扶西倒，偏重處，成乖戾。待他年一片宮牆瓦礫，荷葉亂翻秋水。曠野人破筋斜陽，閒收菰米。

板橋集

興化 板橋鄭燮著

道情十首

楓葉蘆花並客舟，烟波江上使人愁。勸君更盡一杯酒，昨日少年今白頭。自家板橋道人是也。我先世元和公公，流落人間，教歌度曲。我如今也譜得道情十首，無非喚醒癡聾，銷除煩惱；每到山青水綠之處，聊以自遣自譎；若遇爭名奪利之場，正好覺人覺世。這也是風流世業，措大生涯。不免將來請教諸公，以當一笑。

老漁翁，一釣竿，靠山崖，傍水灣，扁舟來往無牽絆。沙鷗點點輕波遠，派港蕭蕭白晝寒。高歌一曲斜陽晚，一霎時，波搖金影；暮抬頭，月上東山。

二

老樵夫，自砍柴，細青松，夾綠槐，茫茫野草秋山外，豐碑是處成荒塚，華表千尋臥碧苔，墳前石馬磨刀壞。倒不如，閒錢沽酒，醉醺醺，山徑歸來。

三

老頭陀。古廟中，自燒香，自打鐘，免葵燕麥閒齋供。山門破落無關鎖，斜日蒼黃有亂松，秋星閃爍頽垣縫。黑漆漆，蒲團打坐；夜燒茶，爐火通紅。

四

水田衣，老道人，背葫蘆，戴袂巾，櫻簔布襪相廝稱；修琴賣藥般般會，捉鬼拏妖件件能；白雲紅葉歸山徑。閒說道，懸岩結屋；却教人，何處相尋？

五

老書生，白屋中，說唐虞，道古風，許多後輩高科中，門前僕從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龍；一朝勢落成春夢——倒不如，蓬門僻巷，教幾個，小小蒙童。

六

憶風流，小乞兒，數蓮花，唱竹枝，千門打鼓沿街市；橋邊日出猶酣睡，山外斜陽已
早歸；殘杯冷饌饒滋味；醉倒在，廻廊古廟，一憑他，雨打風吹。

七

掩柴扉，怕出頭，剪西風，菊徑秋，看看又是重陽後。幾行衰草迷山郭，一片殘陽下
酒樓，栖鴉點上蕭蕭柳。撮幾句，盲辭瞎話；交還他，鐵板歌喉。

八

邈唐虞。遠夏殷，卷宗周，入暴秦，爭雄七國相兼并；文章兩漢空陳迹，金粉南朝總
廢塵！李唐趙宋慌忙盡。最可歎，龍盤虎踞；儘銷磨，燕子春燈。

九

弔龍逢，哭比干，羨莊周，拜老聃，未央宮裏王孫慘；南來薏苡徒興謗，七尺珊瑚只
自殘；孔明枉作那英雄漢！早知道，茅蘆高臥，省多少，六出祁山！

十

撥琵琶，續續彈，喚庸愚，警懦頑，四條絃上多哀怨。黃沙白草無人跡，古戍寒雲亂
鳥還；虞羅慣打孤飛雁。收拾起，漁樵事業；任從他，風雪關山。

尾聲

風流家世元和老，舊曲翻新調，扯碎狀元袍，脫却烏紗帽，掩唱這道情兒歸山去了！
是曲作于雍正七年，屢扶屢更，至乾隆八年，乃付諸梓。刻者司徒文齋也。

板橋集

興化 板橋鄭燮著

題畫

竹

余家有葑屋二間，南面種竹。夏月新篁初放，綠陰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涼適也。秋冬之際，取圍屏骨子，斷去兩頭，橫安以爲窗，櫺用勻薄潔白之紙糊之；風飭日煖，凍蠅觸窗紙上，瑟瑟作小鼓聲。於時一片竹影零亂，豈非天然圖畫乎！凡吾畫竹，無所師承，多得于紙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

一節復一節，千枝攢萬葉。我自不開花，免撩蜂與蝶。

昨自西湖爛醉歸，沿山密篠亂牽衣。搖舟已下金沙港，回首清風在翠微。

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氣，皆浮動于疎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意。

。其實胸中之竹，並不具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總之：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法外者，化機也。獨畫云乎哉？

文與可畫竹，胸有成竹。鄭板橋畫竹，胸無成竹。濃淡，疎密，短長，肥瘦，隨手寫去，因爾成局，其神理具足也。藐茲後學，何敢妄擬前賢？然有成竹無成竹，其實只一個道理。

文與可墨竹詩云：「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梅道人云：「我亦有亭深竹裏，也思歸去聽秋聲。」皆詩意清絕，不獨以畫傳也。不獨以畫傳，而畫益傳。雙旣不能詩，又不能畫，然亦勉題數語：「雷停雨止斜陽出，一片新篁旋翦裁。影落紗窗子上，便拈豪素寫將來。」言盡意窮，有慚前哲！

與可畫竹。魯直不畫竹，然觀其書法，罔非竹也；瘦而腴，秀而拔，欹側而有準繩，折轉而多斷續；吾師乎！吾師乎！其吾竹之清澹雅脫乎！書法有行款，竹更要行款；書法有濃淡，竹更要濃淡；書法有疎密，竹更要疎密。此幅奉贈常君西北。西北善畫不畫，而以畫之關紐透入于書。雙又以書之關紐透入于畫。吾兩人當相視而笑也。與可山谷亦當首肯。

徐文長先生畫雪竹，純以瘦筆，破筆，燥筆，斷筆爲之，絕不類竹。然後以淡墨水鉤

染而出，枝間葉上，罔非雪積，竹之全體在隱躍間矣。今人畫濃枝大葉，略無破闕處，再加渲染，則雪與竹兩不相入，成何畫法！此亦小小匠心，尙不肯刻苦，安望其窮微索渺乎？問其故，則曰：吾輩寫意，原不拘拘于此。殊不知寫意二字，誤多少事！欺人，瞞自己，再不求進，皆坐此病！必極工而後能寫意，非不工而遂能寫意也。

石濤畫竹，好野戰，略無紀律，而紀律自在其中。變爲江君穎長作此大幅，極力仿之，橫塗豎抹，要自筆筆在法中，未能一筆踰于法外。甚矣！石公之不可及也。功夫氣候，僧差一點不得。魯男子云：「唯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將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余于石公亦云。

爲無方上人寫竹

春雷一夜打新篁，解籜抽梢萬尺長。最愛白方窗紙破，亂穿青影照禪床。

一枝竹十五片葉呈七太守

敢云少少許，勝人多多許？努力作秋聲，瑤窗弄風雨。

淮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予告歸里畫竹別淮縣紳士民

烏紗擲去不爲官，囊裏蕭蕭兩袖寒。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作漁竿。

笋竹

江南鮮笋趁鱗魚，爛煮春風三月初；吩咐厨人休斫盡，清光留此照攤書。
笋菜沿江二月新，家家厨爨剝春筠。此身願劈千絲篾，織就湘簾護美人。

初返揚州畫竹第一幅

二十年前載酒餅，春風倚醉竹窗亭；而今再種揚州竹，依舊淮南一片青。

爲馬秋玉畫扇

縮寫修篁小扇中，一般落落有清風。牆東便是行庵竹，長向君家學化工。

（時余客枝上村，隔壁卽馬氏行庵也。）

小院茆堂近郭門，科頭竟日擁山尊，夜來葉上蕭蕭雨，窗外新栽竹數根。

變常以此題畫，而非我詩也。吾師陸種園先生好寫此詩，而亦非先生之作也。想前賢有此，未考厥姓名耳。特注明於此，以爲吾曹攘善之戒。

余畫大幅竹，好畫水，水與竹性相近也。少陵云：「懶性從來水竹居。」又曰「映竹水穿沙。」此非明證乎？渭川千畝，淇泉藁竹，西北且然，况瀟湘雲夢之間，洞庭青草之外，何在非水，何在非竹也！余少時讀書真州之毛家橋，日在竹中閒步，潮去則溼泥軟沙

，潮來則溶溶漾漾，水淺沙明，綠蔭澄鮮可愛。時有鯈魚數十頭，自池中溢出，游戲于竹根短草之間，與余樂也。未賦一詩，心常養養。今乃補之曰：「風晴日午千林竹，野水穿林入林腹。絕無波浪自生紋，時有輕儵戲相逐。日影天光暨一開，青枝碧葉還遮覆。老夫愛此飲一掬，心肺寒僵變成綠。展紙揮豪爲鉅幅，十丈長牋三斗墨。日短夜長繼以燭，夜半如聞風聲竹聲水聲秋肅肅。」

爲黃陵廟女道士畫竹

湘娥夜抱湘雲哭，杜鵑啼鴉淚相逐。叢篁密篠遍抽新，碎剪春愁滿江綠。赤龍賣盡瀟湘水，衡山夜燒連天紫。洞庭湖渴莽塵沙，惟有竹枝乾不死。竹梢露滴蒼梧君，竹根竹節盤秋墳。巫娥亂入襄王夢，不值一錢爲賤雲。

蘭

屈宋文章草木高，千秋蘭譜歷風騷。如何爛賤從人賣，十字街頭論擔挑！
此是幽貞一種花，不求聞達只煙霞。采樵或恐通來徑，更寫高山一片遮。

僧白丁畫蘭，渾化無痕跡，萬里雲南，遠莫能致，付之想夢而已。聞其作畫，不令人見，畫畢微乾，用水噴噴，其細如霧，筆墨之痕，因茲化去。彼恐貽譏，故閉戶自爲。不知

吾正以此服其妙才妙想也。口之嚙水，與筆之蘸水何異？亦何非水墨之妙乎？石濤和尚客吾揚州數十年，見其蘭幅極多，亦極妙。學一半，撇一半，未嘗全學，——非不欲全，實不能全，亦不必全也。詩曰：「十分學七要拋三，各有靈苗各自探；當面石濤還不學，何能萬里學雲南！」

余種蘭數十盆，三春告暮，皆有憔悴思歸之色。因移植于太湖石黃石之間，山之陰，石之縫，既已避日，又就燥，對吾堂亦不惡也。來年忽發箭數十，挺然直上，香味堅厚而遠；又一季更茂。乃知物亦各有本性。贈以詩曰：「蘭花本是山中草，還向山中種此花。塵世紛紛植盆盎，不如留與伴煙霞。」又云：「山中蘭草亂如蓬，葉暖花甜氣候濃。出谷送香非不遠，那能送到俗塵中。」此假山耳，尚如此，况真山乎！余畫此幅，花皆出葉上。極肥而勁，蓋山中之蘭，非盆中之蘭也。

畫蘭寄呈紫瓊崖道人

山中覓覓復尋尋，覓得紅心與素心；欲寄一枝嗟遠道，露寒香冷到如今。

破盆蘭花

春雨春風洗妙顏，一辭瓊島到人間。而今究竟無知己，打破烏盆更入山。

中盆蘭蕊

盆是半癡。花是半含。不求發洩，不畏凋殘。

中開未開之蘭

山上蘭花向曉開，山腰乳箭尙含胎，畫工刻意教停蓄，何苦東風好作媒？

盆蘭

春蘭未了夏蘭開，萬事催人莫要馱。閱盡榮枯是盆盎，幾回拔去幾回栽。

畫盆蘭，送范縣楊典史謝病歸杭州，題曰：「蘭花不合到山東，誰識幽芳動遠空？畫个盆兒載回去，栽他南北兩高峯。」後被好事者擷去，楊甚愠之。又十餘年，余過杭，而楊公已下世久矣！其子孫述故，乞更畫一幅補之。既題前作，又繫一詩曰：「相思無計託花魂，飄入西湖叩墓門。爲道老夫重展筆，依然蘭子又蘭孫。」

折枝蘭

多畫春風不值錢，一枝青玉半枝妍。山中旭日林中鳥，啣出相思二月天。

牆壁蘭

牆壁一千丈，蘭花在空中碧。上有采樵人，伸手折不得。

畫盆蘭送大中丞孫丈予告歸鄉（諱勤，字子未，號峨山。）

宿草栽培數十年，根深葉老倍鮮妍。而今歸到山中去，滿眼名葩是後賢。此癸正三，

事也。後十三年，過德州。公年八十二，十一子，孫曾林立，并見元孫，復出是圖索題。又書二十六字：「載得盆蘭返故鄉，天家雨露鬱蒼蒼。今朝滿把蘭芽苗，又喜山中氣候長。」

畫盆蘭勸無方上人南歸

萬里關河異暑寒，紛紛灌溉反摧殘。不如歸去匡廬阜，分付諸花莫出山。

爲侶松上人畫荆棘蘭花

不容荆棘不成蘭，外道天魔冷眼看。門徑有芳還有穢，始知佛法浩漫漫。

折枝蘭

曉風含露不曾乾，誰插晶餅一箭蘭？好似楊妃新浴罷，薄羅裙繫怯君看。

畫蘭荆棘圖

東坡畫蘭，長葉荆棘，見君子能容小人也。吾謂荆棘不當盡以小人目之，如國之爪牙，王之虎臣，自不可廢，蘭在深山，已無塵囂之擾，而鼠將食之，鹿將齧之，豕將啄之，熊虎豺麋兔狐之屬將齧之，又有樵人將拔之割之。若得棘刺爲之護域，其害斯遠矣。秦築長城，秦之棘籬也。漢有韓彭英，漢之棘衛也；三人既誅，漢高過沛，遂有一「安得猛士守四方」之慨。然則蒺藜鐵菱角鹿角棘刺之設，安可少哉！予畫此幅，山上山下，皆蘭棘相

參，而蘭得十之六，棘亦居十之四。畫畢而歎，蓋不勝幽并十六州之痛，南北宋之悲耳！
——以無棘刺故也。

爲畫真人夜闌

銀鴨金狷暖碧紗，瑤霞硯墨夢煙霞。一揮滿幅蘭芽出，常得君家頃刻花。



米元章論石，曰瘦，曰縴，曰漏，曰透，可謂盡石之妙矣。東坡又曰石文而醜，一醜字則石之千態萬狀，皆從此出。彼元章但知好之爲好，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好也。東坡胸次，其造化之爐冶乎？變畫此石，醜石也，醜而雄，醜而秀。弟子朱青雷索予畫，不得，卽以是寄之。青雷袖中倘有元章之石，當棄弗顧矣。

何以謂之文章？謂其炳炳耀耀皆成文也，謂其規矩尺度皆成章也。不文不章，雖句句是題，直是一段說話，何以取勝？畫石亦然：有橫塊，有豎塊，有方塊，有圓塊，有欹斜側塊。何以入人之目？畢竟有皴法以見層次，有空白以見平整；空白之外又皴，然後大包小，小包大，構成全局。尤在用筆用墨用水之妙，所謂一塊元氣結而石成矣。眉山李鐵君先生，文章妙天下，余未有以學之。寫二石奉寄，一細皴，一亂皴，不知髣髴公文之似否。

？眉山古道，不肯作甘言媚世，當必有以教我。

今日畫石三幅，一幅寄膠州高鳳翰西園氏，一幅寄燕京國清格牧山氏，一幅寄江南李輝復堂氏。三人者：予石友也。昔人謂石可轉而心不可轉；試問畫中之石，尚可轉乎？千里寄畫，吾之心與石俱往矣。是日在朝城縣，畫畢，尙有餘墨，遂塗于縣壁，作臥石一塊。朝城訟簡刑輕，有臥而理之之妙，故寫此以示意。三君子聞之，亦知吾爲吏之樂不苦也。

昔人畫柱石圖，皆居中正面，竊獨以爲不然。國之柱石，如公孤保傅，雖位極人臣，無居正當陽之理。今特作爲偏側之勢，且繫以詩曰：「一卷柱石欲擎天，體自尊崇勢自偏。却似武鄉侯氣象，側身謹慎幾多年。」

老竹蒼寒起厚坤。巍然真擬泰山尊。千秋縱有秦皇帝，不敢鞭他下海門。

頽然一塊石，臥此苦階碧。雨露亦不知，霜雪所不識。園林幾盛衰，花樹幾更易；但問石先生，先生俱記得。

蘭竹石

介於石，臭如蘭，堅多節，皆易之理也，君子以之。

復堂李鐸，老畫師也，爲蔣南沙高鐵嶺弟子；花卉翎羽蟲魚皆絕妙，尤工蘭竹。然變畫蘭竹，絕不與云同道。復堂喜曰：「是能自立門戶者。」今年七十，蘭竹益進；惜復堂不再，不復有商量畫事之人也！

靳秋田索畫

終日作字作畫，不得休息，便要罵人。三日不動筆，又想一幅紙來，以舒其沉悶之氣，此亦吾曹之賤相也。今日晨起無事，掃地焚香，烹茶洗硯，而故人之紙忽至，欣然命筆，作數箭蘭，數竿竹，數塊石，頗有灑然清脫之趣。其得時得筆之候乎！索我畫偏不畫，不索我畫偏要畫，極是不可解處。然解人于此，但笑而聽之。

三間茆屋，十里春風；窗裏幽蘭，窗外修竹；此是何等雅趣！而安享之人不知也。懵懵懂懂，沒沒墨墨，絕不知樂在何處；惟勞苦貧病之人，忽得十月五日之暇，閉柴扉，掃竹徑，對芳蘭，啜茗茗，時有微風細雨，潤澤于疎籬仄迳之間，俗客不來，良朋輒至，亦適適然自驚爲此日之雄得也。凡吾畫蘭畫竹畫石，用以慰天下之勞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石濤善畫，蓋有萬種，蘭竹其餘事也。板橋專畫蘭竹，五十餘年，不畫他物。彼務博，我務專；安見專之不如博乎！石濤畫法，千變萬化，離奇蒼古，而又能細香妥貼，比之

八大山人，殆有過之無不及處。然八大名滿天下，石濤名不出吾揚州，何哉？八大純用減筆，而石濤傲茸耳。且八大無二名，人易記識；石濤弘濟，又曰清湘道人，又曰苦瓜和尚，又曰大滌子，又曰瞎尊者，別號太多，翻成攪亂。八大只是八大，板橋亦只是板橋，吾不能從石公矣。

鄭所南陳古白兩先生善畫蘭竹，變未嘗學之；徐文長高且園兩先生不甚畫蘭竹，而變時時學之弗輟；蓋師其意不在迹象間也。文長且園才橫而筆豪，而變亦有倔強不馴之氣，所以不謀而合。彼陳鄭二公，仙肌仙骨，藐姑冰雪，變何足以學之哉？昔人學草書入神，或觀蛇鬥，或觀夏雲，得深入處；或觀公主與擔夫爭道，或觀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夫豈取草書成格而規做法者！精神專一，奮苦數十年，神將相之，鬼將告之，人將啓之，物將發之。不奮苦而求速效，只落得少日浮誇，老來窘隘而已。

題蘭竹石調寄一剪梅

幾枝修竹幾枝蘭，不畏春殘，不怕秋寒，飄遠在碧雲端。雲裏湘山，夢裏巫山，畫工老興未全刪。筆也清閒，墨也爛斑，借君莫作畫圖看。文裏機關，字裏機關。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三日，予作一桌會，八人同席，各攜百錢以爲永日歡。座中三老人，五少年。白門程綿莊，七閩黃嬰瓢與變爲三老人；丹徒李御蘿村，王文治夢樓，燕京于

文澹石鄉，全椒金北蕪標亭，杭州張賓鶴仲謀爲五少年。午後濟南朱文震青雷又至，遂爲九人會。因畫九畹蘭花以紀其盛。詩曰：「天上文星與酒星，一時歡聚竹西亭。何勞芍藥誇金帶，自是千秋九畹青。」座上以綿莊爲最長，故奉上程先生攜去。

輯光庵爲松岳上人作畫

天陰作圖畫，紙墨俱潤澤。更愛嫩晴天，寥寥三五筆。

元日畫蘭竹，遠寄郭芸亭；萬水千山外，知余老更青。

綴玉含珠幾箭蘭，新篁葉葉翠琅玕。老夫本是瓊林客，只畫春風不畫寒。

亂篁亂竹亂石與汪希林

掀天揭地之文，震電驚雷之字，呵神罵鬼之談，無古無今之畫，原不在尋常眼孔中也。未畫以前，不立一格；既畫以後，不留一格。

窠菊與某官留別

進又無能退又難，宦途跼蹐不堪看。吾家頗有東籬菊，歸去秋風耐歲寒。

竹石

咬之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四竿竹

一竿瘦，兩竿鉤，三竿湊，四竿救。

籬竹

一片綠陰如洗，護竹何勞荆杞。仍將竹爲笆籬，求人不如求己。

出紙一竿

畫上何事好離奇，一幹掀天去不知。若使循循牆下立，拂雲擎日待何時？

竹石

十笏茆齋，一方天井，修竹數竿，石筍數尺。其地無多，其費亦無多也。而風中雨中
有聲，日中月中有影，詩中酒中有情，閒中悶中有伴，非唯我愛竹石，卽竹石亦愛我也。
彼千金萬金造園亭，或遊宦四方，終其身不能歸享，而吾輩欲遊名山大川，又一時不得卽
往，何如一室小景，有情有味，歷久彌新乎！對此畫：搆此境，何難斂之則退藏于密，亦
復放之可彌六合也。

一筆石

西江萬先生名個，能作一筆石，而石之凹凸，淺深，曲折，肥瘦，無不畢具，八大山
人之高弟子也。變偶一學之，一晨得十八幅，何其易乎！然運筆之妙，却在平時打點，閒
中試弄，非可率意爲也。石中亦須作數筆皴：或在石頭，或在石腰，或在石足。

九晚蘭花江上田，寫來八晚未成全。世間萬事何時足？留取栽培待後賢。

板橋集

興化 板橋鄭燮著

家書

雍正十年杭州韜光庵中寄舍弟墨

誰非黃帝堯舜之子孫，而至于今日，其不幸而爲戚獲，爲婢妾，爲與臺皂隸，窘窮迫逼，無可奈何；非其數十代以前，卽自臧獲婢妾與臺皂隸來也。一日奮發有爲，精勤不倦，有及身而富貴者矣，有及其子孫而富貴者矣。王侯將相，豈有種乎！而一二失路名家，落魄貴胄，借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輒曰：『彼何人也，反在霄漢；我何人也，反在泥塗。天道不可憑，人事不可問！』嗟乎！不知此正所謂天道人事也。天道福善禍淫。彼善而富貴，爾淫而貧賤，理也，庸何傷？天道循環倚伏。彼祖宗貧賤，今當富貴；爾祖宗富貴，今當貧賤；理也，又何傷？天道如此，人事卽在其中矣。愚兄爲秀才時，檢家中舊書篋，得前代家奴契券，卽持燈下焚去，并不返諸其人，恐明與之，反多一番形迹，增

一番愧惡。自我用人，從不書券，合則留，不合則去；何苦存此一紙，使吾後世子孫，借爲口實，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爲人處，即是爲己處。若事事預留把柄，使入其網羅，無能逃脫，其窮愈速，其禍卽來，其子孫卽有不可問之事，不可測之憂。試看世間會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別人一點？直是算盡自家耳！可哀可歎！吾弟識之！

一 焦山讀書寄四弟墨

僧人徧滿天下，不是西域送來的，卽吾中國之父兄子弟，窮而無歸，入而難返者也。削去頭髮便是他，留起頭髮還是我。怒眉瞑目，叱爲異端，而深惡痛絕之，亦覺太過。佛自周昭王時下生，迄於滅度，足跡未嘗履中國土。後八百年而有漢明帝說說說夢，惹出這場事來，佛實不聞不曉。今不責明帝而齊聲罵佛，佛何辜乎？况自昌黎開佛以來，孔道大明，佛焰漸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經四子之書，以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時而猶言闢佛，亦如同嚼蠟而已！和尚是佛之罪人，殺盜淫妄，貪婪勢利，無復明心見性之規。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無復守先待後之意。秀才罵和尚，和尚亦罵秀才。語云：「各人自掃階前雪，莫管他家屋瓦霜。」老弟以爲然否？偶有所觸，書以寄汝，并示無方師一笑也。

儀真縣江村茶社寄舍弟

江雨初晴，宿煙收盡，林花碧柳，皆洗木以待朝暎；而又嬌鳥喚人，微風疊浪；吳楚諸山，青葱明秀，幾欲渡江而來。此時坐水閣上，烹龍鳳茶，燒夾剪香，令友人吹笛作落梅花一弄，真是人間仙境也。嗟乎！爲文者不當如是乎？一種新鮮秀活之氣，宜場屋，利科名，卽其人富貴福澤享用，自從容無棘刺。王逸少虞世南書，字字馨逸。二公皆高年厚福。詩人李白，仙品也；王維，貴品也；杜牧，雋品也。維牧皆得大名，歸老輞川樊川，車馬之客，日造門下。維之弟有籍，牧之子有荀鶴，又復表表後人。惟太白長流夜郎，然其走馬上金鑾，御手調羹，貴妃侍硯，與崔宗之著宮錦袍遨遊江上，望之如神仙；過揚州禾匝月，用朝廷金錢三十六萬；凡失路名流，落魄公子，皆厚贈之；此其際遇何如哉！正不得以夜郎爲太白病。先朝董思白，我朝韓慕廬，皆以鮮秀之筆，作爲制藝，取重當時；思翁猶是慶歷規模，慕廬則一掃從前橫斜疎放，愈不整齊，愈覺妍妙。二公並以大宗伯歸老於家，享江山兒女之樂。方百川靈泉兩先生，出慕廬門下，學其文，而精思刻酷過之，然一片怨詞，滿紙悽調；百川早世，靈泉晚達，其崎嶇屯難亦至矣，皆其文之所必致也。吾弟爲文，須想春江之妙境，挹先輩之美詞，令人悅心娛目，自爾利科名，厚福澤。或曰：『吾子論文常曰生辣，曰古奧，曰離奇，曰澹遠；何忽作此秀媚語？』余曰：『論文，公道也；訓子弟，私情也。豈有子弟而不願其富貴壽考者乎？故韓非商鞅晁錯之文，非不刻』

削，吾不願子弟學之也。褚河南歐陽率更之書，非不孤峭，吾不願子孫學之也。郊寒島瘦，長吉鬼語，詩非不妙，吾不願子孫學之也。私也，非公也。』是日許生既白，買舟繫閣下，邀看江景，并遊一鐵港。書罷，登舟而去。

焦山別峯庵雨中無事書寄舍弟墨

秦始皇燒書，孔子亦燒書，——刪書斷自唐虞，則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燒之矣。詩三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則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燒之矣。孔子燒其可燒，故灰滅無所復存，而存者爲經，身尊道隆，爲天下後世法。始皇虎狼其心，鋒蝨其性，燒經滅聖，欲剝天眼而濁人心，故身死宗亡國滅，而遺經復出。始皇之燒，正不如孔子之燒也。自漢以來，求書著書，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晉而下，迄於唐宋，著書者數千百家，其間風雲月露之辭，悖理傷道之作，不可勝數，常恨不得始皇而燒之，——而抑又不然，此等書不必始皇燒，彼將自燒也。時歐陽永叔讀書祕閣中，見數千萬卷皆微爛不可收拾，又有書目數十卷亦爛去，但存數卷而已；視其人名，皆不識；視其書名，皆未見。夫歐公不爲不博，而書之能祕閣者，亦必非無名之子，目錄數卷中，竟無一人一書識者，此其自焚自滅爲何如！尙待他人舉火乎？近世所存漢魏晉叢書，唐宋叢書，津逮祕書，唐類函，說部，文獻通考，杜佑通典，鄭樵通志之類，皆卷冊浩繁，不能翻刻，數百年兵火之後，十七七

八矣。劉向說苑，新序，韓詩外傳，陸賈新語，揚雄太玄法言，王充論衡，蔡邕獨斷，皆漢之矯矯者也；雖有些零碎道理，譬之六經，猶蒼蠅聲耳，豈得爲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哉？吾弟讀書，四書之上有六經，六經之下有左，史，莊，騷，賈董策略，諸葛表章，韓文杜詩而已。只此數書終身讀不盡，終身受用不盡。至如二十一史，書一代之事，必不可廢；然魏收穢書，宋子京新唐書簡而枯，脫脫宋書冗而雜，欲如韓文杜詩膾炙人口，豈可得哉！此所謂不燒之燒，未怕秦灰，終歸孔炬耳。六經之文，至矣盡矣，而又有至之至者，繁滄磅礴，闊大精微，却是家常日用，禹貢洪範，月令七月流火是也。當刻刻尋討貫串，一刻離不得。張橫渠西銘一篇，巍然接六經而作，嗚呼休哉！雍正十三年廿四日，哥哥

焦山雙峯閣寄舍弟墨

郝家莊有墓田一塊，價十二兩，先君曾欲買置，因有無主孤墳一座，必須刨去，先君曰：『嗟乎！豈有掘人之塚以自立其塚者乎？』遂去之。但吾家不買，必有他人買者，此塚仍然不保。吾意欲致書郝表弟，問此地下落；若未售，則封去十二金，買以葬吾夫婦，即留此孤墳，以爲牛眠一伴，刻石示子孫，永永不廢，豈非先君忠厚之義而又深之乎？夫堪輿家言，亦何足信？吾輩存心，須刻刻去澆存厚，雖有惡風水，必變爲善地，此理斷可

信也。後世子孫，清明上塚，亦祭此墓，卮酒，隻雞，孟飯，紙錢百陌，著爲例。雍正十三年六月十日，哥哥寄。

淮安舟中寄舍弟墨

以人爲可愛，而我亦可愛矣；以人爲可惡，而我亦可惡矣。東坡一生覺得世上沒有不好的人，最是他好處。愚覺半身漫罵無禮，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長，一行一言之美，未嘗不嘖嘖稱道。囊中數千金，隨手散盡，愛人故也。至于缺陋敬危之處，亦往往得人之力。好罵人，尤好罵秀才。細細想來，秀才受病，只是推廓不開。他若推廓得開，又不是秀才了。且專罵秀才，亦是冤屈。而今世上那箇是推廓得開的？年老身孤，當慎口過。愛人是好處，罵人是不好處。東坡以此受病，况板橋乎？老弟亦當時時勸我。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

剝院寺祖墳，是東門一支，大家公共的。我因葬父母無地，遂葬其傍，得風水力，成進士，作宦數年無恙；是衆人之富貴福澤，我一人奪之也，於心安乎？不安乎？可憐我東門人取魚撈蝦，撐船結網，破屋中喫糝糠，啜麥粥，奪取荇葉蘊頭蔣角，煮之，旁貼蕎麥鍋餅，便是美食；幼兒女爭吵。每一念及，真含淚欲落也！汝持俸錢南歸，可換家比戶，逐一散給，南門六家，竹橫港十八家，下佃一家，——派雖遠，亦是一脈，皆當有所分惠。

麒麟小叔祖亦安在？無父無母孤兒，邨中人最能欺負，宜訪求而慰問之。自曾祖父至我，兄弟四代，親戚有久而不相識面者，各贈二金以相連續，此後便好來往。徐宗于陸白義輩，是舊時同學，日夕相徵逐者也；猶憶談文古廟中破廊，敗葉颼颼，至二三鼓不去；或又騎石獅子脊背上，論兵起舞，縱言天下事；今皆落落未遇，亦當分俸以敦夙好。凡人于文章學問，輒自謂己長，科名唾手而得，不知俱是微倖；設我至今不第，又何處叫屈來？豈得以此驕倨朋友？敦宗族，睦親姻，念故交，大數既得，其餘鄰里鄉黨相賙相恤，汝自爲之，務在金盡而止，愚兄更不必瑣瑣矣。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二書

吾弟所買宅嚴緊密栗，處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見天不大。愚兄心思曠遠，不樂居耳。是宅北至鸚鵡橋不過百步，鸚鵡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其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傍，見一片荒城，半隄衰柳，斷橋流水，破屋叢花，心竊樂之。若得制錢五十千，便可買地一大段，他日結茅有在矣。吾意欲築一土牆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瀝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史籍筆墨硯瓦酒薑茶具其中，爲良朋好友後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其後住家，主屋三間，廚屋二間，奴子屋一間，共八間，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尙未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

高處，便見烟水平橋；家中宴客，牆外人亦望見燈火。南至汝家三十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爲便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適，只是怕盜賊。』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甚麼便拏甚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氈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也。吾弟當留心：此地爲狂兄娛老之資，不知可能遂願否？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二書

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至夏殷之際，僅有三千；彼七千者，竟何往矣？周武王大封同異姓，合前代諸侯，得千八百國；彼一千餘國，又何往矣？其時強侵弱，衆暴寡，刀痕箭瘡，薰眼破脊，奔竄死亡，無地者何可勝道？特無孔子作春秋，左邱明爲傳記，故不傳于世耳！世儒不知，謂春秋爲極亂之世，復何道，而春秋已前，皆若渾渾噩噩，蕩蕩平平，殊甚可笑也！以太王之賢聖，爲狄所侵，必至棄國與之而後已。天子不能征，方伯不能討，則夏殷之季世，其搶攘淆亂爲何如？尙得謂之蕩平安輯哉？至于春秋一書，不過因赴告之文，書之以定褒貶；左氏乃得依經作傳。其時不赴告而背理壞道，亂亡破滅者十倍于左傳而無所考。卽如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諸姬是若干國，楚是何年月日，如何殄滅他，亦尋不出證據來。學者讀春秋經傳，以爲極亂，而不知其所書尙是十之一，千之百也。嗟乎！吾輩既不得志于時，因守于山椒海麓之間，繙閱遺編，發爲長吟浩歎，或喜

而歌，或悲而泣，誠知書中有書，書外有書，則心空明而理圓滿，豈復爲古人所束縛，而略無主張乎？豈復爲後世小儒所顛倒迷惑，反失古人真意乎？雖無帝主師相之權，而進退百王，屏當千古，是亦足以豪而樂矣。又如春秋，魯國之史也，使豎儒爲之，必自伯禽起首，乃爲全書，如何沒頭沒腦半路上從隱公說起？殊不知聖人只要明理範世，不必拘牽，其簡冊可考者考之，不可考者置之，如隱公并不可考，便從桓莊起亦得。或曰：「春秋起自隱公，重讓也；刪書斷自唐虞，亦重讓也。」——此與兒童之見無異。試問唐虞以前，天子那箇是爭來的？大率刪書斷自唐虞，唐虞以前，荒遠不可信也；春秋起自隱公，隱公以前，殘缺不可考也。以謂史闕文耳。總是讀書要有特識；依樣葫蘆，無有是處。而特識又不外乎至情至理；歪扭亂竄，無有是處。人謂史記以吳太伯爲世家第一，伯夷爲列傳第一，俱重讓國。但五帝本紀以黃帝爲第一，是戮蚩尤用兵之始，然則又重爭乎？後先矛盾，不應至是。總之，豎儒之言，必不可聽；學者自出眼孔，自豎脊骨讀書可爾。乾隆九年六月十五日，哥哥字。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種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以後，堪爲農夫以沒世矣。要須製碓，製磨，製篩羅簸箕，製大小掃帚，製升斗斛；家中婦女，率諸婢妾，皆令習

春拾踐履之事，便懸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盞一小碟，最是煖老溫貧之具。暇日咽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週身俱煖。嗟乎！嗟乎！吾其長爲農夫以沒世乎！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爲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吾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脩身見于世，所以又高于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箇好結果。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夫束脩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爲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工人制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于民大不便，無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愚兄平生最重農夫，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爲主人，我稱彼爲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要禮貌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嘗笑唐人七夕詩，詠牛郎織女，皆作會別可憐之語，殊失命名本旨。

。織女，衣之源也；牽牛，食之本也；在天星爲最貴。天顧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務本勤民，星象昭昭可鑑矣。吾邑婦人不能織紉織布，然而主中饋，習鍼線，猶不失爲勤謹。近日頗有聽鼓兒詞，以鬪葉爲戲者，風俗蕩軼，亟宜戒之。吾家業地雖有三百畝，總是典產，不可久恃，將來須買田二百畝，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若再求多！便是古人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貪求無厭？窮民將何所措足乎；或曰：『世上連阡越陌，數百頃有餘者，子將奈何？』應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則一德遵王，風俗儉則不同爲惡，亦板橋之家法也。』

『哥哥字。』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

作詩非難，命題爲難；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不可不慎也！少陵詩高絕千古，自不必言；卽其命題，已早據百尺樓上矣。通體不能悉舉，且就一二言之：哀江頭，哀王孫，傷亡國也；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前後出塞諸篇，悲戍役也；兵車行，麗人行，亂之始也；連行在所三首，慶中興也；北征，洗兵馬，喜復國，望太平也。只一開卷，閱其題次，一種憂國憂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廟邱墟，關山勞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題如此，其詩有不痛必入骨者乎！至午往來贈答，杯酒淋漓，皆一時豪傑有本有用之人，故其

詩信當時，傳後世，而必不可廢。放翁詩則又不然，詩最多，題最少，不過山居村居，春日秋日，卽事道興而已。豈放翁爲詩，與少陵有二道哉？蓋安史之變，天下土崩；郭子儀李光弼陳元禮王思禮之流，精忠勇略，冠絕一時，卒復唐之社稷；在八哀詩中，旣當敘其人，的洗兵馬一篇又復總其全數而贊歎之，少陵非苟作也。南宋時君父幽囚，棲身杭越，其辱與危，亦至矣；講理學者，推極于毫釐分寸，而卒無救時濟變之才，在朝諸大臣，皆流連詩酒，沉溺山湖，不顧國之大計，是尙得爲有人乎？是尙可辱吾詩歌而勞吾贈答乎？直以山居村居、夏日秋日，了却詩債而已。國將亡，必多忌，躬行桀紂必曰駕堯舜而軼湯武。宋自紹興以來，主和議，增歲幣，遠尊號，處卑朝，括民膏，戮大將，無惡不作，無陋不爲。百姓莫敢言喘，放翁惡得形諸篇翰以自取戾乎？故杜詩之有人，誠有人也；陸詩之無人，誠無人也。杜之歷陳時事，寓諫諍也；陸之絕口不言，免緹織也。雖以放翁詩題，與少陵並列，奚不可也？近世詩家題目，非賞花、卽讌集，非喜晤、卽贈行，滿紙人名某軒某園某亭某齋某樓某岩某邨某墅，皆市井流俗不堪之子，今日纔立別號，明日便上詩箋。其題如此，其詩可知！其詩如此，其人品又可知！吾弟如從事于此，可以終歲不作，不可以一字苟誇。慎題目，所以端人品，厲風教也，若一時無好題目，則論往古，告今來，樂府舊題儘有做不盡處。盍爲之？哥哥字。

濼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書

讀書以過目成誦而能，最是不濟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無多，往來應接不暇，如看場中美色，一看即過，與我何與也？千古過目成誦，孰有如孔子者乎？讀易至韋編三絕，不知緝閱過幾千百遍來，微言精義，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雖生知安行之聖，不廢困勉下學之功也。東坡讀書不用兩遍，然其在翰林讀阿房宮賦至四鼓，老吏苦之，坡灑然不倦；豈以一過即記，遂了其事乎？惟虞世南張睢陽張方平，平生書不再讀，迄無佳文；且過輒成誦，又有無所不誦之陋。即如史記百三十篇中，以項羽本記爲最；而項羽本紀中又以鉅鹿之戰，鴻門之宴，垓下之圍爲最；反覆誦觀，可歌可泣，在此數段耳。若一部史記，篇篇都讀，字字都記，豈非沒分曉的鈍漢？更有小說家言，各種傳奇惡曲，及打油詩詞，亦復寓目不忘，如破爛廚櫃，臭油壞醬，悉貯其中，其醜齷亦耐不得！

濼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

余五十二歲始得一子，豈有不愛之理？然愛之必以其道，雖嬉戲頑耍，務令忠厚悱惻，毋爲刻急也。平生最不喜籠中養鳥，我圖娛悅，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適吾性乎？至于髮鬢精麩，線縛螞蟻，爲小兒頑具，不過一時片刻，便摺拉而死。夫天地

生物，化育劬勞，一蟻一蟲，皆本陰陽五行之氣，細縷而出。上帝赤心之愛念，而萬物之性人為貴。吾輩竟不能體天之心以為心，萬物將何所託命乎？蛇虺蜈蚣，豺狼虎豹，蟲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殺之？苦必欲盡殺，天地又何必生？亦惟驅之使遠，避之使不相害而已。蜘蛛結網，于人何罪？或謂其夜間呪月，令人牆傾壁倒，遂擊殺無遺。此等說話，出于何經何典，而遂以此殘物命？可乎哉？可乎哉？我不在家，兒子便是管束，要須長其忠厚之情，驅其殘忍之性，不得以為猶子而姑縱惜也。家人兒女，總是天地間的人，當一般愛惜，不可使吾兒凌虐他。凡魚殮果餅，宜均分散給，大家歡嬉跳躍。若吾兒坐食好物，令家人之遠立而望，不得一露唇齒，其父母見而憐之，無可如何，呼之使去，豈非割心剜肉乎？夫讀書中舉中進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個好人。可將此書讀與郭嫂饒嫂聽，使二婦人知愛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

書後一紙

所云不得籠中養鳥，而予又未嘗不愛鳥，但養之有道耳。欲養鳥莫如多種樹，使遶屋數百枝，扶疎茂密，為鳥國鳥家。將旦時，睡夢初醒，尙展轉在被，聽一片啁啾，如雲門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頰而嗽口啜茗，見其揚暈振彩，倏往倏來，目不暇給，固非一籠一羽之樂而已。大率平生樂處，欲以天地為園，江漢為池，各適其天，斯為大快；比之盆

魚籠鳥，其鉅細仁忍何如也！

書後又一紙

嘗論堯舜不是一樣：堯爲最，舜次之。人咸驚訝，其實有至理焉。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孔子從未嘗以許人，亦未嘗以大許人，惟稱堯不遺餘力，意中口中，却是有一無二之象。夫雨暘寒燠時若者天也，亦有時狂風淫雨，兼旬累月，傷禾敗穀而不可救；或赤旱數千里，蝗蝻螟特肆生，致草黃而木死，而亦不害其爲天之大，天既生有麒麟鳳皇靈芝仙草五穀花實矣，而蛇虎蜂蠆蒺藜稂莠蕭艾之屬，卽與之俱生而並茂，而亦不害其爲天之仁。堯爲天子，既已欽明文思，光四表而格上下矣，而其工矺兜尙列於朝，又有九載績用弗成之鮫，而亦不害其爲堯之大，渾渾乎一天也，若舜則不然：流共工，放驩兜，殺三苗，殛鮫，罪人斯當矣；命伯禹作司空，契爲司徒，稷致稼，皋陶掌刑，伯益掌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倕工鳩工以及艾戕朱虎熊羆之屬無不各得其職，用人又得矣。爲君之道，至毫髮無遺憾，故曰：君者舜也！又曰：舜其大知也！夫彰善癉惡者，人道也；善惡無所不容納着，天道也。堯乎堯乎！此其所以爲天也乎？厥後舜之子孫，賓諸陳，無一達人；代後有齊國，亦無一達人，惟田橫之卒五百人從之，斯不愧祖宗風烈。非天之薄乎大舜而不予以後也，其道已盡，其數已窮，使無從蘊而再發耳。若堯之

後，至迂且遠也。後漢御龍，而有中山劉累，至漢高而光有天下；既二百年矣，而又光武中興；又二百年矣，而又先帝入蜀，以諸葛爲之相，以關張爲之將，忠義滿千古，道德繼賢聖；豈非堯之留餘不盡，而後有此發洩也哉？夫舜與堯同心同德同聖，而吾爲是言者，以爲作聖且有太盡之累，則無事而可無也？留得一分做不到處，便是一分蓄積天道，其信然矣！且天亦有過盡之弊，天生聖人亦屢矣，未嘗生孔子也；及生孔子，天地亦氣爲之竭，而力爲之衰，更不復能生聖人，天受其弊，而况人乎！真昔在范縣與進士田種玉孝廉宋緯言之；及來濰縣與諸生郭偉勸談論，咸鼓舞震動，以爲得未曾有。書肅以寄老弟，且藏之匣中，待吾兒少長，然後講與他聽，與書中之意互相發明也。

濰縣寄舍弟墨第三書

富貴人家延師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學有成者，多出於附從貧賤之家，而已之子弟不與焉。不數年間，變富貴爲貧賤；有奇人門下者；有餓孳乞丐者；或僅守厥家，不失溫飽，而目不識丁；域百中之一亦有發達者，其爲文章，必不能沉著痛快，刻骨鏤心，爲世所傳誦。豈非富貴足以惑人而貧賤足以立志而潛慧乎？我雖微官，吾兒便是富貴子弟，其成其敗，吾已置之不論，但得附從佳子弟有成，亦吾所大願也，至于延師傅，待同學不可不懷。吾兒六歲，年最小，其同學長者當稱爲某先生，次亦稱爲某兄，不得直呼其名。

。紙墨筆硯，吾家所有，宜不時散給諸衆同學。每見貧家之子，寡婦之兒，求十數錢買川連紙，釘做字簿，而十日不得者，當察其故而無意中與之。至陰雨不能即歸，輒留飯；薄暮，以舊鞋與穿而去。彼父母之愛子，雖無佳好衣服，必製新襪襪，來上學堂，一遭泥濘，複製爲難矣。夫擇師爲難，敬師爲要。擇師不得不審，既擇定矣，便當尊之敬之，何得復尋其短？吾人一涉官途，卽不能自課其子弟，其所延師，不過一方之秀，未必海內名流；或暗笑其非，或明指其誤，爲師者既不自安，而教讀不能盡心，子弟復持藐忽心，而不力于學。此最是受病處。不如就師所長，且訓吾子弟之不逮。如必不可從，少待來年，更請他師，而年內之禮節尊崇，必不可廢。

又有五言絕句四首，小兒順口好讀，令吾兒且讀且唱，月下坐門檻上唱與二太太兩母親叔叔孀娘聽，便好騙果子喫也：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

耘苗日正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昨日入城市，歸來泪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得放脚眠，蚊蟲蚤蟲出。

濰縣寄舍弟墨第四書

凡人讀書，原學不定發達；然即不發達，要不可不以讀書主意便學定也。科名不來，學問在我，原不是折本的買賣。愚兄而今已發達矣，人亦共稱愚兄爲善讀書矣。究竟自問胸中，擔得出幾卷書來；不過那移借貸，改竄添補，便爾釣名欺世，人有負于書耳！書亦何負于人哉？昔有人問沈近思侍郎如何是救貧的良法？沈曰：「讀書。」其人以爲迂闊；其實不迂闊也。東投西竄，費時失業，徒喪其品，而卒歸于無濟；何如優游書史中，不求獲而得力在眉睫間乎？信此言，則富貴；不信，則貧賤。亦在人之有識與有決，并有忍耳。

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五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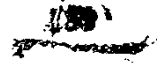
無論時文古文詩歌詞賦，皆謂之文章。今人鄙薄時文，幾欲進諸筆墨之外，何太甚也！將毋醜其貌而不鑑其深乎？愚謂本朝文章當以方百川制藝爲第一，侯朝宗古文次之。其他歌詩辭賦，扯東補西，拖張拽李，皆拾古人之唾餘，不能貫串，以無真氣故也。百川時文，精粹湛深，抽心苗，發奧旨，繪物態，狀人情，千迴百折，而卒進乎淺近。朝宗古文，標新領異，指畫目前，絕不受古人羈絆，然語不逾，氣不深，終讓百川一席。憶予幼時行匣中，惟徐天池四聲猿方百川制藝二種，讀之數十年，未能得力，亦不撒手，相與終焉而已。世人讀牡丹亭而不讀四聲猿，何故？

文章以沉著痛快爲最，左，史，莊，騷，杜詩，韓文是也。間有一二不盡之言，言外之意，以少少許勝多多許者，是他一枝一節好處，非六君子本色。而世間妮妮纖小之夫，專以此爲能，謂文章不可說破，不宜道盡，遂營人爲刺刺不休。夫所刺刺不休者，無益之言，道三不着兩耳！至若敷陳帝王之事業，歌詠百姓之勤苦，剖晰聖賢之精義，描摹英傑之風猷，豈一言兩語所能了事？豈言外有言，味外取味者所能秉筆而草書乎？吾知其必目昏心亂，顛倒拖沓，無所措其手足也！王孟詩原有質落，不可磨滅處，只因務爲修潔，到不得李杜沉雄。司空表聖自以爲得味外味，又下于王孟一二等。至今之小夫，不及王孟司空萬萬，專以意外言外自文。其陋可笑也！若絕句詩，小令詞，則必以意外言外取勝矣。

宵寐匪禎，札闕洪庥，以此營人，是歐公正當處，然亦有淺易之病。逸馬殺犬于道，是歐公簡鍊處，然五代史亦有太簡之病。（高密單進士煊曰：『不是好議古人，無非求其至是。』）

寫字作畫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養生民，而以區區筆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東坡居士刻刻以天地萬物爲心，以其餘閒作爲枯木竹石，不害也。若王摩詰趙子昂輩，不過唐宋間稱兩畫師耳，試看其平生詩文，可曾一句道着此間痛癢？設以房

仕姚宋在前，韓范富歐陽在後，而以二子廁乎其間，吾不知其居何等而立何地矣。門館才情，游客伎倆，只合剪樹枝，造亭榭，辨古玩，鬪茗茶，爲掃除小吏作頭目而已，何足數哉！^益慙兄少而無業，長而無成，老而窮窘，不得已，亦借此筆墨爲餬口覓食之資，其實可羞可賤。願吾弟發憤自雄，勿蹈乃兄故轍也。古人云：諸葛君真名士。名士二字，是諸葛纔當受得起。近日寫字作畫，滿街都是名士，豈不令諸葛懷羞，高人齒冷！



民國廿二年七月五版

歡迎翻印

板橋集 全書一册

定價大洋四角

標點者 何 銘

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

發行者 新文化書社

總發行所

新文化書社
上海四馬路中市